



必有正濟

毆打

八廿

73  
5105  
1





5105  
卷一

毆打

京囚李光点毆打朴世興致死

威怒在死漫應歸犯

開城徐仁行毆打李台史致死

三女成姦一妻被毆

江華金就廷毆打劉東蕃致死

擲鏢傷命

龍仁金元哲毆打朴氏致死

禁為根班婦被毆

廣州扈成龍毆打鄭福實致死

癩在箸秋難分下手

仁川沈師伯毆打文已賢致死

犯是班族律觀尊長

安州金竹億毆打金軍必致死

一妻起關目妻起關

楊州金守賢毆打朴台史致死

積出誣淫犯同叔侄

果川林者斤京毆打元台史致死

檢驗各異將養旁照





鎮川朴師晦毆打李慶常致死爭渠灌田

報恩宋禹圭毆打金從萬致死跟捕元犯

唐津孫道仁毆打洪貴山致死交輻其妻

牙山朴三徽毆打黃成才致死優人店漢

沃川李戒昌毆打朴宗日致死轉成殺愛

瑞山鄭同治毆打金已賢致死入室疾足

連山徐岳只毆打金日貴致死釋父囚犯

全州梁時危毆打韓雪云金致死痕非自縊

羅州白昌福毆打朱加應伊致死面任移屍

順天趙戎中毆打李陽宅投溺水致死科傷打主

咸平安承廉毆打朴有才致死灌縛溺葬

全州金昱長毆打韓呂史致死喪出殺嫂

全州申德文木打李水萬致死親是在灌

全州劉三東毆打妻弟安女十音致死病則當暑

靈巖姜天德毆打梁豆隱老味致死宿闕田間

光州崔具瞻斗打私奴禿同致死既係目公

唐津邵昌務毆打梁命右致死寢出姻姪

大丘徐膺福毆打崔允德致死咬人毆人

安東金驗尚毆打金台史致死從始積誣

安東朴紀元毆打李大孫致死私和有賊





判

京囚李光点毆打朴世興致死

付内渠自完决招一一承款及當結案時忽地變辭是如



者屢矣此囚無異已結案之人不可以詞訂之不備輕議貸死而觀此叅議議啓起疑於無疑之處求生於必死之內其所條列敷陳之者叅情究理的是確論是如乎大抵蓋憤齋恐之心世興甚於光点觀於賣家毀家之事可知其必欲一番逞毒適當光点之過渠門前渠乃張拳突入重言打我打我然猶光点不肯直前毆踢反恐傷損綱中議啓中當日之盛怒專在世興而光点則顯有不得已應接厭苦避走之形云云者亦可謂所見不謀而同是置由



前由後先点决知非兇頑之人渠之再次承款亦必由於  
虛恟不勝杖之致此等罪囚付之惟輕似不至太失刑先  
点身乙减死定配

開城徐仁行毆打李召史致死

付内妯娌之間極意嚙噬是而不得志於母與兄而在  
母與兄也則不怨不尤乃反毆打其妻以致徑斃道其情  
則切惻言其跡則至慘是如乎朝家自見此文案憫然垂  
憐未嘗不屢致意焉拘於已捧結案許令如式詳覆甚非  
所以原情定罪之義盖正犯徐仁行之於被死是在李召  
史以數十年同室之夫婦素享結髮之誼毫無反目之事

判

是去乙販商之行纔返殺越之愛繼起仁行亦人耳豈或  
無所以然哉宋召史即仁行之兄嫂也柱出吸草者毋之  
說崔召史即仁行之叔母也樵成救火叱姑之譖二獲藁  
鞋忽作話欄五六箠鞭便成禍機三女成姦一辭捏虛藉  
令仁行不殺其妻其妻之命在於頃刻矣仁行離家十餘  
月始得還歸于斯時也不覩候門之笑語但聞八厨之啼  
訴繼又有其母盛傳其妻之過惡從而兄嫂也叔母也競  
把烏有之跡至菘牛咬之誚為仁行者賜非木石惟其愧  
恨傷念之心必有彌結蘊畜於中者而然猶忍住之對其  
妻但止抽刃而佯喝則其無必殺之心據此可知及其盈



車之謗未已敗般之報踵到以此以彼自不無無聊不平  
底意思面潮方暈壯火橫亘於是乎有綁縛拳踢之交加  
是誠可已而不能已處不聞好消息豈有生世之樂云云  
狗彘之屬必有牝牡之愛云云者可以見本然之不泯分此  
除良自行檢時至結案日隨問便對一一自服備陳醉裏  
之真情不念死中之生計謂之善處其變則未也其心之  
不出故殺人執不諒之况此其妻發怒自搏房外翻身墮  
支殆過數三次是如為有則亦不可專諉於仁行之猛拳  
毒踢因以致命守臣覆檢題辭中一二句語朝家以為善  
形容此囚之傳生決知為不至失刑開城府殺獄結案罪

人徐仁行減死定配為祿朱呂史段百般謀害終階殺死  
之禍究厥腸肚殺亦無惜嚴刑一次亦為定配為有矣令  
該留守將此判付辭意罪人等處宣讀曉諭俾知朝家敦  
風正俗之政為祿干連是在崔呂史李呂史等段置間人  
骨肉認作能事兩女可謂巧隱甚矣并宜嚴刑懲礪而李  
呂史年近七十物故可慮崔呂史乙良嚴刑一次李呂史乙  
良叅酌決杖後放送

江華金就廷毆打劉東蕃致死

判  
付內江華府殺獄罪人金就廷獄事段抹柔小事也殺人  
大寢也曰小事釀大寢擲鐔為真賊逃海為銜案則償命



之外不容更議是隱乃三家村庄無一人立證而乃問不當問之親屬執以為據者安有如許獄體且况門庭之內粧出許多叅訂的人一招一招必欲駭諸死地有甚委折而然是隱喻即此一款不能無疑就迁身乙該留守出意見論理登聞事分付為有矣叅議：啓中尾陳數段語足備執芸之箴要欲為折獄之左契以此一體知悉

龍仁金元喆毆打朴召史致死

初檢結辭內今此獄情專出於金元喆等不顧法意少無忌憚是如乎均是有班名者而諉以私搨年老婦女私自結縛渠已自服則其來憤毆打勢所必至而至若叙色類

黯洗之不自口中血汴取而煎之全是熬血畧無鹽氣者不合於無寃錄服鹽滷條叙不黑頰有黯色洗之即白取汴煎之猶能成鹽之文此不過例變是乎祿亂打之跡已著於徧身而最其仰面兩乳骨腫之際血瘡堅硬者不但一處合面背助之際有響堅硬者冷過一尺則論以無寃錄俱是要害處是乎等以實目段以被打致死懸錄是在果大抵松田全以魚哥之村而姑以統記觀之魚哥之戶殆近數十之中前後左右皆是魚哥之奴戶是遣金元喆兄弟乃是文官前縣監魚史弼之甥而其間亦多金哥奴屬故一村百餘戶皆仰於魚哥分比不喻魚哥之結姻相濟



武斲為習莫敢誰何也狀本來藉藉而今於殺獄所干諸人之敢自箴匿已可知其無嚴各人捧招之前魚史弼敢以盥水自飲之說發出官前欲為漫漶獄事尤無顧忌元喆之結縛婦女隨意亂打不念人命之重者全由於魚哥等恒習之相染是乎旂及乎檢驗傷處狼藉而隱匿之占化督迫魚史弼使之現出直告之後雖曰奴主之間占化面陳魚史弼慙患之狀而占化家盥水缸取來見之則新傾之盥水缸邊應有沾濕之痕而果無傾注之跡魚史弼等皆自目覩於屍所則魚史弼渠自赧然沮縮而畢竟乃以必將打殺之說威喝占化以致占化之逃避方便魚史

弼督現是在果殺獄何等重大而必欲變幻有此舉措既曰朝官而無難為此尤極寒心是遣盥缸段印封安置於朴謙家以待覆檢時憑考之地為乎旂且以朴謙家之不敢發狀言之同氣之間計較強弱乃使朴瑞鼎發狀不顧其兄弟之讐言者實可痛駭而單居村中惴惴若衆楚中一齊則雖可以原其情而恕其罪以為收其姊屍之地是乎乃其不先舉狀之罪似亦不免是遣致死人朴召史之至恨惟在掘移金塚而雖曰私掘一鋤暫掘不過一杯土則曰此而竟至被殺者令人慘然之中聞其臨死之言申托其女者只在於必掘金塚是如乎蓋其山訟三呈營門傍音



經年則今須督掘金塚以慰死者之恨似為恰好道理是  
乎祿干犯諸人金亨喆利喆與奴忽亂婢正月段皆自隱  
匿迹避搜匿不得魚史弼之同生弟史榮段干連諸人捉  
現之前姑為着枷嚴囚是白齊

道臣跋辭內罪人金元喆內外諸族盤居一村致死朴台  
史無子寡居勢又孤元喆平日視之蔑如及遭妻喪偷  
葬於朴女夫山來龍至近之地朴女不憚跋涉之勞赴訴  
於營邑之間屢捧掘移俦音而元喆經年違拒終不移葬  
恃其強梗冒占他山已極痛駭而官決之後閱歲不掘尤  
是萬法無憚之習是白乎所朴女憤不顧身持鋤親往毀

掘其塚私掘之舉雖非女子行事至於此境可知元喆豪  
強之致是白如乎元喆與朴女俱以鄉班山地有主客之  
異男女有內外之別則與其弟多率奴婢趕到山上直加  
結縛惟意毆打扶曳山坡終至於三日內致死渠曰只為  
結縛不為毆打是如為白乎乃傷處狼藉俱係要害而二  
弟與奴婢不過隨往而聽其指揮元喆既手自結縛則屈  
抑欲縛之時即縛猝下之際乘憤狼打勢所必至遍身傷  
處其將推誘於何故而敢為掉脫之計乎况朴謙寂聞其  
姊被打牽馬急往則元喆等已縛置其姊或蹴或踢或直  
曳或倒曳其姊便成一屍不能言語之狀丁寧目覩是遣



且朴女生前以元喆結縛蹴踢又倒持鋤柄亂打背腹之  
狀言及於其女則元喆之此獄正犯更無可疑忿不喻許  
多痕損中左右乳及右背上血瘡堅硬最係要害之處肘  
肘縛痕又甚丁寧則竊想當日光景朴女之即日不死亦  
云幸矣前者之偷葬向後之縛打跡其前後所為實無一  
分可恕忿不喻與其外叔慝患占化做出飲酒之說欲為  
疑亂掉脫之計真賊已露發明無路此等之獄不可不取  
服償命更加嚴飭推官期於訊覈得情為白乎祿亨喆段  
隨往助勢專出為兄之地犯手毆打亦無明白之證伊日  
夕再縛朴女雖極駭惋其兄既為元犯則不可經年滯囚

且四次受刑庶可懲罪自臣營嚴勘放送為白乎祿利喆  
段同惡相濟再加綁縛與其兄實無差等而當朴女備經  
縛打僅得脫歸之際利喆中間突出足踢拳衝致使朴女  
落馬氣塞朴女之死安知不由於此等所傷乎隨從之律  
在所難免而逃躲遠走尚未捕捉極為可駭自臣營嚴飭  
分付於該邑及各鎮營另加譏調使之掩捕捉得為白乎  
祿前縣監魚史弼段舅甥之間必欲相隱無恠人情之如  
此而蔽匿罪人已極無嚴忿比不喻乃以朴女飲酒之說潛  
嗾其婢使之流布又復挺身斥言於檢推之時獄體何等  
嚴重而渠以朝官又何敢乃爾乎國經所在恐不可置而



不論白齊

判  
付內龍仁縣殺獄罪人金元喆獄事段殺人償命王章至  
嚴此囚雖欲傳生誠未如之何矣以有勢之豪鄉殺無依  
之班婦用謀極甚陰巧行兇又復殘酷持鎌之舉路人聞  
猶出涕飲酒之說奸詐及益呈露其美情狀節節痛惡卿  
曹論列固無間然而獄体宜務審慎人見或多異同更令  
新伯親執詳查出意見狀聞不害為欽恤之義以此意行  
會該道監司處

廣州扈聖龍毆打鄭福寶致死

覆檢狀結辭內今此致死人鄭福寶屍體親自按摩詳細

檢驗則諸般傷處之血凝堅硬俱是致命要害之處寶因  
段以被打致死懸錄是在果遍身傷痕若是狼藉干連諸  
招又甚丁寧則他無疑晦之端是遣行兇一節當有首從  
之分而扈金兩漢互相推諉終始抵賴情狀萬萬兇悍及  
其日金就捕之後聖就摔曳福寶之頭髮仆倒流血之狀  
以目見納招而又與於仁老味裴再龍之招如出一口則  
屍体傷痕之面上諸處骨破皮脫者似綠泥醉之人為人  
摔曳之時面頭觸地而以致傷損是乎祿且聖就則乃者  
檢秋事之人也於仁老味日金則乃率耒指使之類目聖  
就之呼耒而往倒目聖就之吃喝而毆打則設使聖就無



先手之犯固難免行兇之首而各人之招皆以聖龍之先  
為打倒為言則聖就尤難免三尺之律是遣聖就與福寶  
以般卜事不決之說又出日金之招則此為聖就之斷案  
是乎等以聖就段以正犯懸錄於仁老味段以愚悖之漢  
聽人指使足踢拳打渠亦不能掩諱而拾石奪杖之事終  
不直告誡極痛惡以干犯懸錄日金段聖龍之招初不犯  
手而只為挽止是如為遣再龍之招亦以不見毆打丁寧  
為說乙仍予以干連懸錄是白齊

道臣跋辭內此獄之一獄兩囚一則正犯一則干犯而干  
犯正犯之別最宜審慎謹就本文案及復考訂則扈聖龍  
之為正犯於仁老味之為干犯明有可驗是白如乎傷處  
則偏右下眉角上也骨破血凝額顱臍壯之血凝堅硬俱  
係當下致命之傷是白遣左脊背左脇之間肉爛作孔無  
非要害速死之處則其受毆即死更無可疑是白如乎但  
犯手下手之前後輕重當先辨別以兩漢之互相推諉各  
自畜免者俱不可取信最是裴再就之前後供辭為第一  
公訂蓋其初檢時初招則曰置祇人還去時矣身躡後往  
見則路上有人偃仆即同里之人福寶而死已久矣置祇  
人猶為死僧之杖是如是白遣更招亦曰追從往見則鄭  
福寶前已被打死倒而聖龍更與於仁老味同力毆打是



白如乎今此於仁老味即裴再龍初招所補置祇人是白乎所兩招立訂十分明的聖龍之為先毆於仁老味之為後犯據此可知而正犯隨從自可立判是白去乙彼聖龍乃敢一向推諉百計掩諱或謂之兩手被執莫可犯手是如為祿或謂之初無犯手獨不被縛是如者言言粧撰節節窘遁忿不喻雖以租石事言之平日怏怏之跡已難自掩而及其來醉亂打流血被面之後則自料其罪閔殺傷乃生別般奸計呼未在此之於仁老味假托相救暗畚分罪究厥心腸惺不萬萬狡惡乎渠所手犯自發於金水長家一場酬酢則其毒打福實終至即地致命者畢露無餘

聖就之斷以元犯獄體當然雖以造謀加功之律比論是良置聖龍當屬正犯於仁老味自歸隨從况且首先犯手致令僵倒則原情定罪不但止於造謀此等之囚斷當嚴訊取服是白乎祿於仁老味段雖曰隨從同力毆踢渠亦不能自明則當以次律勘斷是白乎矣其在慎獄體重人命之道有不敢擅便謹此論列是白齊

判

付內廣州府殺獄罪人扈聖龍金於仁老味獄事段一獄兩犯當分首從而若首若從當看傷處之此緊彼歇扈哥則以石撞觸而眉角至於骨破是如為祿金哥則以杖毆打而脊背至於肉爛是如為有置夫所謂骨破也肉爛也



俱係要害即死之界則不可但以傷處之緊駁硬定元犯  
惟今決折之方無出先覈手勢先後及首謀誰某而再龍  
即致死人之族屬似無息怨於兩漢而必以扈哥為先打  
日金即被告人之伴類豈有愛憎於兩漢而必以扈哥為  
初犯則扈哥雖欲抵賴其可得乎是乎跡迹避縛去之際  
莫掩泥敷之闕歸說打未之事有若春雉之鳴則此獄元  
犯非扈哥而誰也且况扈哥以樂純家客與金哥同惡相  
濟怙勢作挈無所不有是如可甚至白晝大途之中公行  
殺越之變本罪除良即此一欵情狀尤極痛駭然首從猶  
未決下訊推亦至屢度一人致斃二人傷命論以獄體必

無理更令道伯別出意見親執嚴查分首從論理狀聞後  
稟處

仁川沈師伯毆打文已賢致死

判  
付內仁川府殺獄罪人沈師伯獄事纔於高之方獄案以  
不能自信之意更有論理判下是隱乃此獄則朝家之前  
後所祈必欲償命者豈目檢官之容護勒成重禁乎不如  
是無以雪死者之冤而班族殺越之變將無施法之日也  
藉如渠言已賢之死只由於日萬成就之所為是良置只  
望家長之文又非渠合施之律乎以此以彼三尺至嚴理  
難容屈而兩漢既已就捕亞堂又欲更查依此施行之意



分付

安城金竹億毆打金軍必致死

判  
付內安城郡殺獄罪人金竹億獄事段實目懸錄極其明的償命之律無容更議第事在昏夜而手勢之緊歇莫得以知之崇無的明而目擊之援引亦無其人矣竹億即獨脚之人軍必是七十之年則竹億之打或不猛毒是祿軍必之崇或在邂逅是乙喻似或為一分可疑之端乎且四化軍必之婦也不過上埃扶卧莫丹軍必之女也還他隔壁牢睡若使其父與夫慘被毆打命在數日則為其妻兒者固當蒼黃奔救舉火而察其痕出門而問其疾是去等

乃及尋常者過不無雍容暇預底意思緣何委折而然是喻年前一道伯之起疑亦或有於似此疑端時伯即故重臣子也於此獄必當十分聚精致究盆除良且想軍必那時光景不勝酒力踟躕下來是如可忽遇過去之女乃有戲謔之言而老夫思婦出而撞着則互相顛仆轉至一場鬪了勢所必至是隱乃豈謂相詰之際必有故殺之意乎然而遽然置辟殊違原恕之意率爾酌放亦非審慎之政竹億身乙姑為停刑令道伯詳覈以聞

楊州金守贊毆打朴史致死

判  
付內楊州牧殺獄罪人金守贊占皂等獄事段大抵朴史



史挾妖巫狐媚之術招淫女鴉奔之行昨日說守贊之妻  
今日誘占危之婦作為紹介長弟逋逃則為守贊占危者  
之心豈不欲一拳打破少洩其憤乎死者槩自取生者固  
不幸耳弟其一茶兩犯再檢三推渠處猶父猶子之間互  
諉曰首曰從之際守贊則謂占危先縛占危則謂守贊先  
犯獄情姑且舍是人理果安在哉然占危之手杖擊腰渠  
既無辭自服人亦有目皆覩忿除良者諸屍帳傷痕皆亦  
沕合則道狀曹啓之以占危為正犯無容更議占危當坐  
償命之律守贊自歸減等之科而占危徑斃雖屬失刑守  
贊替繫實涉無義守贊身乙令該道酌決為有矣諸道賑

事未了且與元犯之減死有間定配乙良收贖

果川林者斤京毆打元台史致死

判  
付內果川縣殺獄罪人林者斤京獄事段殺獄決折專在  
於實目與詞證而此獄則實目沒摸捉詞訂不分明三度  
行檢各執已見而或曰破額或曰離脇元無別白訂據二  
月非變動之時而兩脇傷痕之或有或無者已不成獄案  
盆不喻所謂者訂除非兩隻則只是黃金兩漢而又以俱  
無目覩為言大抵無論額破與脇傷元女致死在於相鬪  
之五日則者斤京之為此獄元犯無容更議飲酒服毒炊  
飯自打等許多畜生之言本不足憑信是隱乃實目既如



是不明詞訂又如是不備而直駁之於償命之科恐非審慎之義是遣亞堂所云無冤錄傷風灌注將養不較之文亦與此獄綿灸觸風之跡足為旁照之端者斤京身乙加刑一次放送

鎮川朴師晦毆打李處常致死

初檢結辭內屍身合面後肋傷痕既甚廣濶亦為浮高而皮膜相離隱隱有響與無冤錄打傷條沕然相合被打的實是乎乃色雖青紫而既無顯然瘡痕形雖浮高而且大段堅硬則不可以此專歸致命之端是乎於面任金重協拓內朴師役抱持李處常灌以水泔而趙常玉以為或是

飲良水所致是如為遣李處愚以為似是砒礪是如為乎矣處常三日不食之餘果服毒藥則其何能作氣除草亦何能自力行步乎屍身腹部既不青黑膨脹口眼亦且緊閉乾燥則飲藥一款固無明驗是如乎處常以至貧之人當此窮春朝夕絕火而與朴師晦相鬪見辱被打不勝憤痛三日不飲勺水氣力漸盡之中更見師晦怒憤層激將欲執鬚而乃於即席忽至垂盡後肋傷痕既如此臨死事狀又如此則明是被打後忿恚不食氣塞致死是乎等以實目段以被打後忿恚不食氣塞致死懸錄是乎於處常致死之日其家直方召吏得饋麥餅云則其累日不食之



人食此不可食之故方其臨死方古史慮其因此滯塞灌  
以米泔亦或無恠是乎祿正犯朴師晦見處常垂盡之狀  
先已逃縣不在分付鎮營期於捉得之地為乎祿其同生  
弟三人亦皆逃走而弟二弟師猛僅為捉得杖問其兄師  
晦去處而終不現告仍為嚴囚是乎祿屍親啓與柩內其  
父被打時所着中衣有血染之痕是如故取來見之則只  
有黃赤數点而仍為覆置屍身是白齊

覆檢結辭內屍身仰面臍腔合面脊背及左右腋肌肉色  
紫赤處按之柔軟指以点起白色即見此則係是屍身變  
動之致而右邊額頰紫處按之雖柔軟而指以点起仍然

紫赤有涉痕損是遺左後肋血微瘡紫赤處按之微硬指  
以点起仍然紫黯明是傷痕惟此額頰後肋即是要害必  
死之處而叅以屍親之招處常之被師晦摔擲之時幾殊  
僅甦而仍以牽補乃在項肋云則其所摔之際額頰之內  
損擲之之際後肋之觸傷無或為恠在所必至而額頰則  
無硬意不可 此一端歸之致傷之跡是乎矣至於後肋  
則既黯且硬此損明白而方其爭鬪暫時過去畧聞辱說  
者不過全於此奉一人則詞訂叅互固無其路只當以要  
害顯出之傷痕為實因是乎等以實因段以被摔擲傷損  
致死懸錄是乎祿大抵李處常以飢餓氣乏之人摔當朴



人食此不可食之故方其臨死方古史慮其因此滯塞灌  
以米泔亦或無恠是乎祿正犯朴師晦見處常垂盡之狀  
先已逃縣不在分付鎮營期於捉得之地為乎祿其同生  
弟三人亦皆逃走而弟二弟師猛僅為捉得杖問其兄師  
晦去處而終不現告仍為嚴囚是乎祿屍親啓與柩內其  
父被打時所着中衣有血染之痕是如故取來見之則只  
有黃赤數点而仍為覆置屍身是白齊

覆檢結辭內屍身仰面臍腔合面脊背及左右腋肌肉色  
紫赤處按之柔軟指以点起白色即見此則係是屍身變  
動之致而右邊額頰紫處按之雖柔軟而指以点起仍然

紫赤有涉痕損是遣左後肋血微瘡紫赤處按之微硬指  
以点起仍然紫黯明是傷痕惟此額頰後肋即是要害必  
死之處而叅以屍親之招處常之被師晦摔擲之時幾殊  
僅甦而仍以牽補乃在項肋云則其所摔之際額頰之內  
損擲之之際後肋之觸傷無或為恠在所必至而額頰則  
無硬意不可以此一端歸之致傷之跡是乎矣至於後肋  
則既黯且硬傷損明白而方其爭鬪暫時過去畧聞辱說  
者不過全於 奉一人則詞訂叅互固無其路只當以要  
害顯出之作 為實因是乎等以實因段以被摔擲傷損  
致死懸錄是乎祿大抵李處常以飢餓氣乏之人摔當朴



師晦悍惡之手一被摔擲已足喪魄自其扶歸委頓廢食  
畢竟致命在於三日之內則雖無顯著傷處師晦實無可  
脫之道龔不喻自春覺家氣盡負歸之後師晦先以逃躲  
則渠之所犯不言自綻而要害傷痕又如是顯著則捉得  
償命斷不可已至於鹽水砒礪之說不但處愚父子之蔽  
明試用銀尖微爰即去則飲毒一歎初無可疑是白齊  
三檢結辭內當此暑月屍身既經十日肥肉腐消內有蛆  
虫無數亂動外皮微堅此為可疑而既無顯著之痕則姑  
未的確論斷是乎祿以詞訂言之屍親之招亦云未見其  
被打事狀但以致死人生前所言及叫痛事知其為被打

而以金於此奉為叅證是乎乃於此奉以未見光景一向蔽  
明無一可執之端而所謂被打三日內致命則此可謂成  
獄而亦有許多疑晦之節處常如其被打歸來廢食叫痛  
何能於致死日朝躬往除草而見朴師晦之耒直向把鬚  
更與相詰是乎祿若於此時或有師晦之手犯而即地昏  
仆則李春覺以其至親何以謂無是事是乎祿及其昏窒  
時死親方曰史以米泔來饋亦不無可疑而方曰史及李  
處愚之招別無可執之端是如乎目跡細究處常以抱病  
至貧乞米聊生之人當此窮節飢餓氣漸之中被師晦之  
畧于手犯以致添病而初二日把鬚更詰自爾氣盡神昏



因此致命明白無疑真的成獄似涉如何而獄體至重有  
關幽明何敢指一論斷目下所見不過故實目段以被傷  
飢餒氣斲致死懸錄是白齊

四檢結辭內今此屍體時當夏節又經一望腐落無形便  
同骨檢而仰面臍膻近左血瘡處之色黑微硬心坎上邊  
之赤黑微硬左右骨際之赤黑色合面左肋脇上下之色  
微硬俱是必死要害處是如乎檢驗之法雖在日月既久  
之後而受傷成痕之處初無腐爛色變之事是如乎處常  
屍身已極腐爛屍體全身上下一色乾黑者檢無路而一  
依無冤錄多取新汲水羊日淋洗則向之乾黑者盡成白

色無異新死者微癢細痕無不畢露骨膻心坎肋下脇上  
等處皆是至要至重一杖可死處而其所傷痕明白顯著  
不但血瘡而微硬宛然有赤黑色非被打成痕則滿身黑  
色盡變為白之中獨此數處豈有如此之理乎雖以元犯  
招觀之其苗庫之爭水渠不敢蔽明此不喻見其狀頗極  
其頑蠢既與相爭辱詆相加則亦豈一不犯手是乎祿元  
犯則曰不打屍親則曰被打無他可信叅證而處常以本  
無疾病之人一自與師晦共關之後三日內致斃而死後  
傷痕尚留於旬望之後果如渠言初不毆打又與私和則  
及其致死之日即地避走亦何故耶雖諉之飲藥自斃而



彼處常豈可更怒於已和之後至於飲藥自殺况其口中  
穀道及項下腐傷成穴處押入銀尖色俱不變則其所謂  
飲藥之說自歸落空以其四處傷痕各人招辭忝互究覈  
被打受傷暴死於三日之內明白無疑故實目段以被打  
致死懸錄是白齊

道臣跋辭內此獄段打擲致死不出三日之內要害被傷  
益著四檢之後始則脫身而逃躲末乃借口而疑亂種種  
真賊節節綻露窮人之抱冤固已矜惻老獄之生奸尤極  
痛惡是白置方今嚴訊期於納款

判

付內朴師晦獄事段此獄屢度者詳疑晦多端始因檢驗

之失實而實曰屢搜終因屍親之私和而獄情忽眩外面  
驟者固多起疑之端而細究脉絡亦不出朝家料量之中  
是如乎大抵好生惡死人之常情服毒死自縊死自刺死  
是豈人人所易辨哉况處常以有室家無故之人既無鴆  
毒自我之義則雖家藏酒水囊置砒礪初豈有一勺水取  
飲之理哉當初趙常王李春覺之輩以良水礪水等說互  
相和應者已惹畢竟服毒之漸而特無術以實之於是乎  
乃以死中求生計符同方女德患方女獄中勸食厚意難  
孤家間養子暗運可想而知猶不欲顯營護以露私和之跡  
故以一器半兇之說依稀說去置之然疑之科復以李震



變一人援證其夫之服毒及夫李處仁之招出而其造言之階梯至此而絕原其設心節節巧惡當下致命之痕既如彼丁寧元犯粧撰之供又如彼遠錯則此獄固當斷以償命不當歸之於傅生之科是隱乃朝家每於折獄之時若見一二分執疑之論則輒令更查或的決者際不欲自信已見故耳此獄服毒之說勿論事之虛實言之真偽成獄幾年之後致此葛藤則不可以獄老生好置之不問更令道伯別定剛明官詳查具意見狀聞為有矣鹽水一節方女外或有他人之參見者是隱喻此一款反覆窮詰期於究竟之意一體分付為祿道伯檢官推考事依回啓施行

道臣查駁內蓋此獄事實目懸錄檢狀雖異被打致傷大體則同雖以元犯所供觀之一番相詰渠亦納供相詰則相鬪相鬪則相打勢所必至撞之蹴之既出屍親之供打我辱我又有所奉之訂忿不喻緣經一番相詰遽至三日殞命處常之事果誰之由若謂之服毒則酒醋二字即是過去之漫說若謂之食傷則麥飯一噎又非閑絡之可論趙李酬酢既如彼虛謊方女供辭又若是明白則其非服毒食傷不必多辨是白遣且鄉廳飲藥之說莫掩符同之跡田畊拔草之言不過錯認之致觀於震變之招春覺之供可以一一覩破是白乎祿且所謂服毒云者既不過元



犯窘遁推諉之例套至若屍親之必欲成獄者設有是事  
初不敢發諸口而傳諸人是白去乙今此方女做出無中  
生有之說致令讎人藉為死處求活之資與之食則視若  
固有托其子而恬不知愧雖難直歸於受賂何可得免於  
緩獄諸招既已究竟此獄更無可疑正犯之一向粧撰極  
為乃惡依式同推期於輸款斷不可已是白遣方呂史之  
背夫忘讎李震燮之綢繆和倡論其情狀俱極痛駭自臣  
營從輕重勘處計料是白齊

判

付內朴師晦獄辜段藍水一節最屬疑晦而觀此查啓狀  
辭方女背夫之罪節節難掩震燮眩獄之跡一一自服分比

除良應問各人等所納招者其說無不歸一師晦馬道當  
律此成案似無容更議而被死人處常被打第三日躬往  
春覺家手鋤南草田伊日仍至致命云者未必不為一條  
疑端向於更查判下之時雖不并及此事按查之庭既聞  
春覺招中作拔草狀之說為道伯查官者皆無一言盤覈  
論以獄體踈漏甚矣道伯推考查官從重推考後同推時  
申飭推官使之詳問報未後狀聞為祿自覈檢至三檢道  
題一不載錄亦難免不察此意一体嚴飭

報恩宋禹圭毆打金從萬致死

初檢結辭內今此致死人金從萬屍身左眉角皮破處及



右耳上偏右下皮拆處傷痕既如是狼藉則被打致死的  
然無疑是乎等以實目以被打致死懸錄為乎祿蓋此獄  
情既無他加覈之疑端以屍親之招觀之宋禹圭以大籬  
杖打破頭骨而致死是如是遣以檢驗時言之傷處皆在  
頭部供辭檢驗俱不携二且其被打在今初五朝夕時致  
死在翌日之朝則是為二人相鬪一人立死者也况禹圭  
乃兩班從萬即常漢當禹圭之毆打莫敢抗拒一任禹圭  
之下手再打三打至於頭拆則其所毆打致死十分明白  
盆不喻禹圭自知其罪即地逃躲者尤可見殺人者明矣  
故正犯以宋禹圭懸錄為乎祿金從萬無子而有叔養子

是乎矣既非親子故不為舉論於屍親是乎祿金從萬叔  
養子鄭千得白活內宋禹圭未及逃躲之時其矣三寸叔  
宋煥丙指揮逃躲是如乙仍于同煥丙捉入質問則其所  
發明極涉窘遁而渠居禹圭各居十餘里之地乘機未到  
周遮其徑是如可渠則自在徑則無去處禹圭逃躲之事  
渠無不知之理是乎等以上項煥丙着枷蔽口以待處分  
是白齊

覆檢結辭內金從萬屍身左眉角邊皮傷處右耳上偏右  
下皮拆處俱是致命要害而傷痕皆是狼藉其所被打致  
死明白無疑是乎等以實目段以被打致死懸錄為乎祿



從萬被打傷處之皆在頭部屍親招辭與檢驗所見俱為相合則別無盤問之端是乎於宋禹圭毆打從萬見其已死之狀自知其罪脫身逃縣刻期搜捕即為成獄斷然無疑故正犯段宋禹圭懸錄是白齊

道臣跋辭內蓋此獄事全從萬之被打致死不出一夜之間宋禹圭之行凶逃匿亦在當日之內則不待檢驗已知其為正犯是乎於仰面傷痕畫在頭部無非要害速死處則不待詞訂已驗其毒打傷命是白乎所溝塍小事有此起怒之舉則可知鄉班豪強之習籬帶大杖入其逞憤之手則可想少年猛毒之勢三次扶曳之招禹圭之躬犯據

判

此可知籬邊破傷之說從萬之自觸折無其理雖欲粧撰只歸窮遁忿不喻檢痕既著明驗匿跡自露真贓反覆叅究無一疑端嚴覈得情期於償命是白齊

付內報恩縣殺獄罪人宋禹圭獄事段當其拔籬揮打仆地昏塞之時只有屍親之救視初無隣里之訂者故為元犯者敢生漫漶之計為此發明之說是隱乃四處被傷俱係要害一宵致命極其慘毒忿除良籬邊自觸之說便歸遁辭山中先逃之跡已著真贓則渠焉一向抵賴禹圭身乙依前同推期於得情為於檢驗事體何等難慎而初檢狀踈漏做錯若是其夥多事極駭然當設檢官拿處



唐津孫道仁毆打洪貴山致死

初檢結辭內洪貴山屍身合面之腦後血癢仰面之眉叢骨紅色頰骨之血暈微紅者均合於無冤錄骨條而罔非致命要害之處骨上之痕既如是狼藉則其皮肉俱存時被傷不言可想是乎祿脅胛骨之中折道仁或諉於荒忙馱屍時所傷或諉於前日闕閱時所折是乎乃全是枉橫之遁辭盆不喻五丹招中道仁謂以木枕撞脅足踢即死之說李女招內被打之際只聞數番哀苦聲之語合以互推則貴山之被打即死明白無疑實曰段以被打致死懸錄是在果惟彼貴山生不能保妻終被兇人之所殺死不得

完膚仍為狐狸之所噬屍不安土體無全骨事之殘酷莫甚於此是白齊

道臣跋辭內古今冤死者何限而豈有如貴山之殘酷哉爰妻之白地見奪屍質之黑夜被撲生前死後至冤莫暴而死未得為家屬之叔斂埋不過為讎人之滅跡土石之掩未防烏鳶之啄噬雨潦之漂不免骨骸之失錯噫彼道仁無容議為痛矣五丹胡寧忍斯蓋奸妬戕害之變或出於勢不相容之地或由於自己免禍之計而今此道仁之意則族奴之子殺亦無妨故無難下手五丹之心則斯情之夫死以為幸故視若尋常其用意之兇頑作心之忍毒可



謂二而一耳。綢繆之計，雖或可期，而報復之理，本自不成。故綠雲之瘞，始發而隱情自吐；白骨之檢，乃行而真賊畢露。況且五丹見捉之日，子乃是貴山致死之初，暮未售蜈蚣之計，竟速雀鼠之獄。則事不偶然，乾道昭昭，忿除良木，枕之搯倒，足勢之踏下，迭出於二囚之供，觸鱗之血，骨之折斷，沕合於兩檢之報。則道仁當日之犯，殆無異於指掌。貴山經年之寃，始可雪於既骨。今以自縊之說，敢為自明之計，是白乎矣。貴山直一庸駘，無腔子之物也。雖恨五丹之失，無奈兩班之勢，徒信其言於不可信之人，或冀其還於必不還之地。蒙詬冒恥，哀乞不暇，則以何性氣。

以何勇，浙暮夜自裁於人所不見之地，耶室多不寐之人，門有難處之客，則坐視動靜，其勢必然。發憤自縊，何等舉措而出而見之，已無及矣。其豈成說是白乎？乙喻道仁手犯安知非五丹造謀，而雖無造謀，奸夫殺本夫，而知情者本為一律，則知情之五丹不可與手犯之道仁有所異同。是白乎？所道仁五丹并令取服，同施極律，斷不可已是白齊。

判

付內唐津縣殺獄罪人孫道仁五丹等獄事。段殺越之變，何限而設心之絕，悖致命之至，寃豈有如此獄者。我始既騙其妻而奪之，終又戕其身而匿之，以至經年暴骨，任他



烏鳶之啄一時滅口欲售蜈蚣之計者究厥情狀節之慘  
毒彼道仁渠亦人也是可忍也似此兇悍之漢若不如律  
償命矣彼無告殘氓非但莫保其妻孥又將不保其軀命  
寧不痛惋至於五丹段置無論知情與造謀卿曹考律儻  
有所據同孫道仁五丹等身乙並另加嚴訊期於取服

牙山朴三徵毆打黃成才致死

曹啓辭內牙山縣殺獄罪人朴三徵獄事段脊背堅硬囊  
外縮入初覆檢之傷痕緊重踞坐骨腫手拳亂打金鵬仁  
之訂招明白渠雖欲掉免償命之律實無發明之道是白  
去乙初檢則曰舉而擲之覆檢則曰自仆於階會查時則

曰誤藉其衣欲起還倒是如三變其說者適足增其粧撰  
之罪而無少損於毆殺之跡是白遣全為足踢之說自服  
昏妄迷徂喪性之招無足掛口則洞中俦音之有無元無  
關於獄情罪人朴三徵依前同推期於得情何如

曹卽議啓內此獄段執髻而退之者有之打臂而責之者  
有之詞訂可謂俱備矣腎丸縮入脊脇堅硬則實曰可謂  
明白矣烏飛之招專事漫漶徂迷之說自歸虛謊而執項  
擲出之舉渠亦不敢隱諱則其拳毆足踢之狀不待承款  
而可知是如乎三徵恐難免償命之律是如為白乎祿

沃川李戎昌毆打朴宗日致死



判

付內按無訂之辭揚難驗之罪漢儒有言而王政之當戎者朝家於此獄亦以為然云耳正犯是在李戎昌縱云愚祇尚有人心借令朴宗日轉輾推托不償所逋之債物欲推渠一索之銅輕殺他七尺之軀者求諸常情必無是事况祇執袂摻手縱以鬪雞之狀分羹釋憾忍有置鳩之理且考諸屍帳則脅脇肋諸般傷處俱無堅硬之可言分比不喻者訂諸人閱月訊推了無變辭至以矢死無他不忍誣人為言雖使戎昌自為之說豈有加於此哉彼者訂輩有何惡惡於宗日而無意右袒有甚情好於戎昌而甘心立憾屢被箠楚之苦牢諱殺越之舉乎又若者訂中朴彌

文稱名人即兩班也兩班之為常漢忍杖不直告太不近人情刑官之執此起疑亦甚的確以屍親招言之宗日痛卧之狀翌朝始知是如為祇間云宗日被打之說其妻來傳是如為祇末乃以為宗日病勢聞諸兒輩是如前後援引各相逕庭此殆平日償債一事自不無媚嫉之積念及其邂逅而斃必欲憑藉逞憾是隱喻外此又有難曉之端焉毛孔血出或目瞋氣塞等痕損症樣何從而無端現出乎大抵疑罪猶加傳生疑獄豈易致死年前審理未始有舉論之事道伯難免不審之失到今不必追勘要之戎昌合施次律以此意分付該道嚴刑減死定配



判

瑞山鄭同治毆打金已賚致死

付內一案原無兩犯兩造自有一詘而此獄若首從未定  
出場無期被死人金已賚以鰥居之蹤有乳誘之意佯托  
賣麵之行常往來於四今之酒店是如其半夜馱  
門遽見他人入室則抽刀而叱詎之勢所必至是如乎所  
謂李倚國即四今潛奸之夫也所謂鄭同治即四今同氣  
之親也二憾在座一時乘憤倚國恃同治之力同治藉倚  
國之勢繩以拳之杖以打之則已賚之死不問可知為二  
人手段而倚國遠近願期同治跡屬隨從願期之年安有  
殺人之氣隨從之漢豈坐償命之律乎如使倚國至今生

判

存依諸議擬定元犯加刑究覈而到今倚國已物故矣以  
督罹同治一直同推大非審克之意同治身乙嚴刑放送  
事分付

連山徐岳只毆打金日貴致死

付內斷例原有指使或共犯之律即亦以此敷陳意見而  
該堂猷議中以聽訟先論尊卑長幼之分而後聽其曲直  
之詞為說者甚是的確之論分比不喻從又論列渠子德  
必四段罪惡仍言造謀加功在他獄則可說而在此獄則  
不可云者出於扶植綱常敦尚風教之意且以痕指言之  
遍身則雖謂岳只之所犯脊背則明是德必之所犯云爾



則依本曹結辭擬定元犯不害為經權得中岳只身乙叅酌勘放德必段目推取服以此分付道臣如有別般異同之見勿為舉行其意見狀聞事措辭行會

全州梁時乞毆打韓雪云金致死

初檢結辭內今此致死人韓雪云金屍身仰面頭顱右邊傷痕浮硬紫黯右頰傷處分寸較大作孔而深以手按之則既陷且硬血水尚流合項頸右邊傷損之跡亦著是手所怒棒所觸傷痕狼藉其下手之慘毒殞絕之急速已無可言分比不喻各人之招皆曰被打正犯之供亦云犯手則被打致死明白無疑故實曰段被打致死懸錄為在果

正犯梁時乞自知罪犯發明無路既以打殺自服則依法償命斷不可已是乎矣結項之說屢發於招辭故項頸髮際等處再三按審則初無縊痕之可疑者是遣雖以腰帶繞項而死套頭不結只拖於項上是如正犯及各人等招如出一口所繫架木以周尺量之則高不過六尺三寸許初無吊掛致死處則結項之說自歸落空是遣屍親輩受其喪布棺子出於欲捉時乞之計而及其葬也不設隱釘以待檢驗云者語有倫脊是乎祿老郎即正犯時乞之異父同母弟也其兄殺人問於其弟有違法例故不為盤問是白齊



道伯檢題內額顛之微硬紫黯項頰之微浮紫黯無非要  
害傷痕而至於腮頰之穴深血注處三寸三分之長一寸  
六分之濶上犯太陽穴則即此一處致命無疑行兇之松  
木見在者訂之納招分明渠亦於打無辭發明而乃敢假  
作自縊憑藉圖生究厥所為尤極兇悍正犯梁時乞段為  
先嚴刑一次箇箇盤問期於得情姜永萬段雖於雪云金  
有異天屬之親同居繼父與他自別是去乙肆然私和不  
即告官渠所謂捧養需緩其心之說待入來告都尹之言  
一則窘遁一則孟浪若欲緩其心自斂自葬而已何必金  
老郎之棺布若或告都尹即執即告而已何有八束後之

任他乎然義父義子何足道哉彼金台史段夫婦恩義顧  
何如也屍體渴葬而用讎人之物元復逃還而無執告之  
事生得五子者固如是乎此不嚴懲大闕風化所當嚴加  
究覈如法處置而迷劣村女不足深責不為隱釘足為可  
欺之方特從末勘姜永萬段決杖四十度金台史段各別  
嚴刑一次並懲勵放送向事是白齊

判

付內全州殺獄罪人梁時乞獄事段必非自縊明是假縊  
盆除良移置死事於房中也時乞與老郎合力下手云爾  
則干犯老郎處所當以此一番盤問而檢帳推案初無際  
見者大是踈漏處秋堂之執此為言誠有所見分付該道



使之推覈狀聞實合慎獄體之意且於無寃錄有死後縊  
頸其色白之文當初檢驗時何不以此憑準是隱喻亦為  
查實狀聞事分付

羅州白昌福毆打朱加應伊致死

道伯檢題內頭腦破傷皮裂肉綻深長分寸如是明白是  
遣以手按之隱然有骨碎之聲而兩檢既同詞訂皆備則  
加應伊之被打即死更無可問而昌福之為正犯彥得之  
為干犯明白無疑是如乎兩漢之納供對質欲為吞吐推  
諉之計者蓋見其情狀之綻露而言辭之窘迫也然首從  
不可不究覈各別嚴刑期於直招為祿坪里風憲洞任等

之不顧法意之嚴重中間謀議肆然移屍之狀萬之痛駭  
各別嚴刑懲勵放送向事是白齊

順天趙戎中毆打李陽宅投溺水中致死

初檢結辭內今此致死人李陽宅屍體檢驗則仰面全體  
既無被傷之痕是遣合面左後肋下及左後脇與右後脇  
雖有間間紫黯之色以手捫摩既非堅硬溺死江流誠是  
意外是乎矣第以各人所招論之當初事端始出於趙戎  
中不恭之事而及其科儒奔避之後戎中之弟道中及其  
四寸弟摠角以中追憤戎中被打將死之狀趕到林亭舉  
杖毆打金寅喆兄弟等被打之狀果是丁寧則先發起鬧



之李陽宅恐其餘害之及身惶恟奔避勢所必至是去乙  
千萬料外金世江者為治橋梁與村人赴役於川邊是如  
可倅聞同里人趙戎中毆打於科儒之奇適見一士人奔  
避之狀而挺身追逐則李陽宅蒼黃逃避之際忽逢世江  
之驅逐一陪恐恟不分死生投入水中勢或似然而金世  
江以呼逐之節令雖自服至於毆打推擠之事千萬曖昧  
是如為乎旂伊日緊犯不出於金世江而其毆擠節次不  
可以平問得情是在果實目段以被逐溺水致死懸錄為  
乎旂當初起鬧既由於趙戎中之悖頑終有道中以中之  
作梗末乃金世江之還路有此驅逐溺死之患世江之緊

犯在旂難免而戎中道中以中之旂犯亦不可尋常處之  
是乎矣旂謂以中則先已逃走故令方葭捕緣由并以牒  
報為白齊

覆檢結辭內死人李陽宅屍體傷損處以手按之則脊與  
左後肋左右後脇下顯有傷痕而堅硬或微硬是手旂細  
檢傷痕參其法文則此是必死之處也雖至此而止難可  
生活而世江亦以驅逐水中之說納招則陽宅致命必是  
被打後投溺故實目段以被打投溺懸錄為乎旂第以趙  
戎中言之則亦以同生與四寸聚黨作梗於李陽宅一行  
而毆打金寅喆兄弟是如之際毆打之變不及李陽宅乎



以金世江言之則李陽宅憤於言辭之不恭雖打戎中在渠既無嫌端則不過以居隣之義逐人水中至於致命殊涉叵測龔不喻屍體傷痕皆是合面脊背後肋脇等處則自後追打明若觀火原其行兇首從金世江為首趙戎中為次故正犯段金世江懸錄于犯段以趙戎中懸錄為手祿以趙道中趙以中言之聚黨村人亂打科儒終有致命之變亦涉兇罔而以中段逃躲未捕故姑不得取招是白齊檢題內無論被逐與被打李陽宅之死實由於戎中世江是如乎戎中之招世江獨自突入毆打逐水世江之招亦以為大呼逐其人自入水中仍為漂轉故望見而歸家噫

噫此何言也見人之溺必欲拯出人情之常而今世江既悖且亮正犯之目渠何敢辭也試以傷處言之脊背與左右肋脇堅硬如此犯手毆打必是道中以中之事而致命之急乃在項刻則苟不逐水何以至此此世江之罪也而所以至此戎中之罪也道中以中亦真箇犯手之類以中段即為譏捕盤問之意移文初檢官為祿世江戎中道中段為先嚴刑一次取招牒報為白齊

判

付內順天府殺獄罪人趙戎中獄事段歲月九更首從四變屬之疑獄未為不可而非但未稍行查便成公案家人共犯當坐尊長而已一人起鬧三人致命遽難從輕云者



曹議得當戎中身乙姪令依前同推

咸平安承廩毆打朴有才致死

初檢結辭內朴有才屍身仰面顛門傍穿破太陽邊堅硬可謂速死况兼許多傷處之若是狼藉乎傷處既如是明白則被打致死丁寧無疑故實目段以被打致死懸錄為乎祿大抵傷處無肯綮則獄情實難明情犯有可疑則在法猶可恕是乎矣至於此獄以言乎情則其妻有慮相鬪言告義允以言乎法則其兄忌乞私和追挽有太如無犯手則豈有此請和之舉是乎祿如非狂悖則亦豈有慮鬪之心乎當初有才呼唱叱辱俱舉上下而近二百户大村

無一人出頭者惟彼承廩挺身擔當手犯有才之衣端以致有才之顏卧安有只執衣裾而自倒之理從又縛之以扉木灌之以屨溺則雖曰與其叔并力是如為乎乃其矣庶叔解關次出去豈有先發灌溺之心乎相約當獄推諉其叔自市爭鬪敢為漫漶者雖出於粧撰之計終歸於反拙之甚矣該村之距場市越一大橋狀為三四馬場若諉之鬪於市而至此境萬無呼唱步耒之理是乎祿况石崇招內有才於市中元無與人爭詰之事與渠如常同耒是如忿忿不喻有才亦見其同耒之狀自市爭鬪已沒着落是遣及其義允之往見也曰已顏倒則初不下手而忽地顏



倒誠無是理是遣結縛灌溺承廩義允一而二也有才生時只曰承廩不曰義允則其猛被毆痕於承廩明白無疑故安承廩段以正犯懸錄為乎祿義允段不思挽解之道反為濟惡縛于扉木灌以辰溺者誠極痛惡故以干犯懸錄為乎祿朴石崇奴今才段同為被縛則必有可疑之端而一直粧撰吞吐納供者極為痛駭是乎祿李福太段即是負屍往來者為此獄緊訂而在逃未捕朴通全段伊日為承廩使喚招來會京是如則必當叅見闕場而與福太同時逃躲故使之讖捕為乎祿安承教段要請私和殊極痛駭事當推問是乎矣不無以兄證弟之嫌不得取招錄

由并以牒報是齊

檢題內觀此檢狀傷痕狼藉實目明的是如乎許多傷損之痕或被毆打或目結縛而此則姑勿論頤門之穿破流血右肋之皮脫紫硬俱係要害速死處是置泥醉之人縛束之顛撲之以穢物納其口中以木履打其頭上不分緊歇惟意毆踢及其氣息將盡之時又令負送稍遠之地經夜致死理所必至是如乎安承廩初招時只執衣端之說可謂欲巧反拙及其再招始以打頭踢脇之狀直告於平問之下盆除良義允未到之前已先毆打有才臨死之言亦甚明白則遍身被打之痕其將推諉於誰乎論其情狀萬



萬兇擄償命之律更無可疑初檢官仍定同推官為去乎  
正犯安承廉行兇情節約日會推嚴刑取服為祿干犯安  
義允段非但不能解紛乃反爛熳助虐倡出灌溺之說主  
張縛臂之舉特以承廉之為正犯渠得倖免而加功之律  
在所難遁分此除良渠之叔侄初招時正犯自當之說顯  
有疑亂獄情之計尤極痛惡為先嚴刑一次取招以報為  
祿安承夢段欲為私和之計雖出同氣之情殺獄莫重罪  
狀既露不可仍而置之是祿成會京段無家雇工之類雖  
不足責見其妹夫之將死棄之而去者誠極可痛是祿奴  
卜太段既見有才之危重而恟於承廉之恐喝負往渠家

又於行檢之前敢為逃避之計者極為痛惡是如乎承夢會  
京卜太三人段并只嚴刑一次懲勵放送為祿朴石崇奴  
今才段雖云借耒於街路既不叅涉於闕閱諸供如一別  
無可問并與干連諸人即為放送屍體出給使之埋葬為  
祿初覆檢狀中承廉招內以為率往有才於會京家會京  
招內以為渠則終不率去云兩招既相左則何不一番頭  
面是祿至於請和之承夢逃避之卜太并為請罪而亦何  
不論及是喻兩檢狀俱有疎漏之失初覆檢刑吏段為先  
附過為祿初覆檢狀中安承教之教字覆檢則以夢字書  
之未知孰是更為查報向事是白齊



判

道臣跋辭內大抵此獄頓門出血既是要害致命之處臂膊受傷亦見狼藉行兇之跡庶叔與之濟惡而不敢質狀之隱諱其兄欲為私和而益見真賊之綻露是遣結縛灌溺雖出義允勸成之事踢打致死已在義允未到之前訖除良且以承廉招觀之始以執衣爭詰之說粧撰於初招終焉打頭踢脇之供輸款於覆檢則叔侄雖曰同事元犯自有所歸伊後寢幻之招不過抵賴之意論以獄情決難容貸是白如乎上項罪人安承廉段分付推官連加嚴訊期於取服事

付內傷處之狼藉實目之明白姑勿論以其行惡時舉措

論束縛之不足顛撲之不足毆踢之不足穢物以納其口木屐以打其頭凡所擗毒無不備具許多獄案幾乎罕見既以士大夫見辱常漢則呈邑呈營何難處置而恣行凌虐小無顧忌眼有國法寧容如是此而不捧考覆如法償命鄉谷武斲之習將何以懲勵乎承廉身乙各別嚴刑期於得情

全州金昆長毆打弟嫂韓呂史致死

判  
付內全州府殺獄罪人金昆長獄事段昆長之於韓女渠則伯兄彼乃季嫂耳假令渠不幸而遭其詬辱是良置既係家內手下之人則先之以戒諭申之以誨責事理當然



是去乙令乃曰一微事激成鬧端以至乘憤毒打不日致死之境者大闕倫彝尤極憤惋此以不寘于辟其何以戢頑俗而勵風教乎是長身乙依前嚴訊

全州申德文木打李水萬致死

付內全州府殺獄罪人申德文獄事段設令元犯假歸疑似之跡潛謀掉脫之計實目既分明證搜又的確固當執此折折是如乎此獄段三打之說便屬自服一撞之供亦未牢諱全沒可恕之端合施常用之律是隱乃第無不以罪較情緣情起疑者緊德文之於水萬始以妻甥而愛親之篤終為侄婚而眷恤也深則按以常情寧有戕害之心而

判

顧彼上塞下塞霎時乘憤以至毆打之境者不過警飭之意非出故犯之情則水萬之畢竟不起似屬邂逅是遣况其行兇之器乃是如臂之木云云剩使德文真懷必殺之意猛打最害之處則水萬之死安得捱過七八日之久乎是祿德文招中偶然手中之藍木撞却背上之支機云者雖未為近理之說亦足為可欺之方則檢覆時何不一番查問是隱喻論以獄體未免疎漏德文身乙更令道臣詳查狀聞稟處

判

付內侄女婿而親如親女婿從甥妹而親如親甥妹同居一里之村同耕一原之田尋常情好聚可推知而所爭者



灌水之微事所詰者言語之薄過非出故死專屬邂逅京外議讞可見純同此等獄情稟令消詳而但傷痕狼藉器杖見在三尺之律寧或低仰而第於覆檢狀結辭之言如臂木折傷之言獄官則以為必死之案朝家則以為可生之證何則木之如臂者誠大矣人之耳根雖曰肉小骨多非有虛恟處之比此之如臂之木堅脆頓異以此木而當此處頭則易碎木則難折而今其木斷折矣此豈非打支機之則以木當木以至斷折之驗歟若其耳根傷處尤有可以理解者耳根去背上不遠而背上之支機方受折矣橫過之勢迨及耳根致有血癢微硬皮膜相離之境者斷

不可疑假使如臂之木真箇撞着於耳根則綻裂漏折流血痴作必至之勢豈止於血但成癢皮但相離硬但微硬而已哉况祿耳根係是速死處宜乎當下致死設不當下致死例不得過三日豈有拖至七八日之久乎以此推之德文之打水萬意專在於支機可以知之傷痕在背後下手之說雖不足取信而支機之相薄折木耳根之橫受致損如合契信乎獄情之無窮也已緣情起疑緣疑該實畢境是折支機一事此不傳生得無冤特為減死邊配

全州劉三東毆打妻弟安十音致死

判付內全州府殺獄罪人劉三東獄事段大抵西南狀牒殺



獄尤詳可謂實水不漏獨此三東獄案耳亦同推殆二十年無跋辭無回啓又無招供獄體之如是踈漏曾所未聞是遣雖以屍帳傷處言之過臍有黑黯之色按手無堅硬之意設使元犯極力毆打拉以殺之實曰懸錄未免沒把捉之歸是隱則如法償命第未知為恰當是祿渠以十五歲女兒縱被一二次毒拳受傷必倍丁年致死適值庚炎諸般傷損安知非發變之候乎是祿流血之說既發屍親之招得痢之言又出正犯之供則正犯之供雖不足盡信屍親之招固可謂暗合而且其所謂者訂爰辭不過是數轉語而都無歸宿則覆檢以後便作無訂之獄是遣京初

起鬧專在於辱丹之失行則人盡夫也固欠渠兄之貞信士之眈兮何尤劉哥之強暴然則劉哥之乘憤毆打渠固自取分此除良以此踈漏之獄案雖欲更查誠未如之何矣且况成獄既久憑考無所此豈非罪疑惟輕者乎三東身乙減死定配

靈巖姜天德毆打梁豆隱老味致死

付內靈巖郡殺獄罪人姜天德獄事段比豆隱老味愆有上下分耳田間相闕已崇一鬧之階而囊裡宿構姑忍薄愆之舉則天德昏中何嘗忘一介豆隱老味也積費平昔之揣摩巧值場市之逢着而酒湧上未又添十分氣力其

判



毒手亮鋒之即地殺越誠必至之勢耳不待實目之狼藉  
可以事理推知是遣至於詞案不可謂俱備者秋官云々  
儘有意見而自下處置之說朴允成俄才叅聞是如可天  
德殺我之聲五十同旋即明聽則不必以此致疑是亦况  
其創出服毒死之說雜引不干涉之人以為疑亂眩惑之  
謀者極為狡惡分付該道依前同推期於輸情

光州崔具瞻毆打私奴禿同致死

付內光州牧殺獄罪人崔具瞻獄事段頭腦之傷痕昭著  
查案之詞訂俱備上言中舊瘡之說元無未歷世中輩含  
嫌之供又沒下落則到今獄情無容更議而第還穀分俵

判

既係公幹風憲勸農薄有等夷斗量之不均固可治也語言  
之不恭亦可責也而憤怒方生於頃刻思慮未周於前後  
覓管不暇提斗即打以舉措則駭愕以法典則違越而論  
其事理非出逞私究厥本心不過示警一撞旋止初豈萌  
於必殺多般求療有足驗夫欲生器仗雖殊於用管情實  
同歸於曰公面里任管杖殺人之律庶可傍照且十年牢  
囚屢次拷訊亦云懲勵具瞻身乞加刑一次減死邊遠定配  
康津邵昌務毆打梁命右致死

判  
付內康津縣殺獄罪人邵昌務獄事段變出姐姪犯在弟  
昆訊推殆過十年查按不啻幾次曩日審理之日乃有摠



定之舉是如乎到今獄案已具之後不必續之輕議而昌務之拳踢牽痛其妻不識也棒打嘔血阿奴亦言之未知被踢垂死之症目其棒打而添碗乎抑亦喫棒待盡之命崇於拳踢而刺引乎執此朱殷之跡斷以殺越之案道啓如彼其詳盡曹讞若是其的確然朝家以為揆諸十分審克之道不無六七分疑悔之端是遣且於昌務之供以渠兄昌賢之生出獄門為萬幸渠之生死不足恤是如為有則即此可見其泯者存焉况於北竄不旋踵南囚又屬耳屢施桁楊久滯縲紲足懲渠罪之萬一分此除良藉使昌務分明是正犯昌賢既與之共犯則昌賢生而昌務亦有

違於家人共犯只坐家長之律例由前由後付之疑輕決知為疏鬱導和之一端昌務身乙加刑一次定配

### 大丘徐膺福毆打崔允德致死

初檢結辭內蓋殺獄論斷只在於實因而要害被傷雖多其痕是良置實因則不過一處就其極分明最端的者而執定然後庶無疑悔枉錯之慮是如乎今此崔允德死身傷痕足以致命者三一則自頭至項一色堅浮髮際膨皮拍如鼓響叅以諸招似是捽髮遠曳之際皮腦則相離項頸則懸引浮氣外脹雖不知項骨之如何而此足為致命之祟是乎於一則腎囊之青黑堅浮硬似瓢形亦非無故



變動而係是要害速死之處則此亦足為致命之祟是乎  
矣其所謂最端的極分明處乃是心坎上血暈一庫圍圓  
至於九寸之大當中紫黑處按指堅硬者此實為此獄之  
實因是在如中被告人徐膺福招內命骨上足踢之說渠  
則雖欲歸之於弟而乃是自吐其行兇是乎所以痕而言  
明是踢傷乙仍于實目段以被踢致死懸錄是手所膺海  
之互相推諉兄謂弟殺弟謂兄殺此殆同氣間大變恠也  
膺海之檢前逃避似若有形跡之疑而弟其自初起鬧終  
又荷曳屍親之所指諸招之所引皆歸於膺福一人分比不  
喻以雀思德立訂面質之招言之但見膺福粹曳足踢之

狀而不見膺海之犯手是如為卧乎所當其諸弟諸子為  
膺福助勢也設使膺海亦有驅之踢之之事是良置特其  
隨兄指使自有首從之別是乎等以正犯段以徐膺福填  
名為乎祿膺海之徒欲自脫甘心訂兄謂其兄可合償命  
觀其色少無惻怛天倫人理到此滅絕可謂有是兄有是  
弟獄情之外殺之無惜是遣至若其矣子侄等三人皆云  
同叅於相闕時而以子證父以侄證叔有不可又添悖理  
之事故初不該問為乎祿覆檢官恭谷府使請未舉行緣  
由并以牒報是白齊

判

付內兄弟爭死固難責之於渠輩而兄誣其弟、誣其兄



疑難事情數敗倫彞即此一事浮於殺越首從輕重不足區別而執定元犯次及他罪獄體則然大抵首從先惹鬧者誰也足踢曳荷者誰也追到崔家夫死不去者又誰也衆供明白已成鉄案多般粧撻都歸烏有則縱子呼冤誣弟圖生是亦人理之所不可忍聞似此罪囚不可尋常例推膺福身乙依前同推期於輸款之意分付

安東金驗齒打金召史致死

道議啓謹按此獄命丹被打之時屍親既不目覩訂叅亦無其人而賚彼種駭之命辰施以周牢之惡刑以其不耐庸楚隨問便答之說至有發告之舉而及其初覆檢驗時命

辰乃以自縊致死明白納招連被刑訊終始如一則所謂打殺之說今無可憑之證是白乎祿屍親則以衣領有血杖杖塗血把作打殺之明驗是白乎乃以屍帳觀之則其為實囚者即腦後傷處而元無血痕兩眼竅凝乾流乾之血汁亦不是皮開肉綻大段迸出之血則有不可以衣杖之痕勒歸於被打之血是白乎祿腦後傷處又以柔軟懸錄則安有以柔軟之傷處置之死獄之法乎大抵驗尚憤氣所激直擲繩盆於命丹之身而自致灰水之散激則自髮際皮脫者必由於爛傷之致而處之皮脫種之色變又安知非餘波所乎惟彼偏狼女子性不堪痛恨自縊致斃



判

不是異事而兩檢中皆以為項頸左右微有索痕是如則其痕雖微其縊可知而至於以索匝項押而打之之說全不近理分比不喻果聞此言則何不於檢前洞陳乃於檢後目見索痕而始乃如此是白乎乙喻此又不可信也一端矣然則自縊猶有可據之痕而打殺元無可執之賊捨其可據之端成其無可執之案終非審慎之意合有傳生之道是白乎等以敢此論列以俟處分是白齊

付內語其情則結縊之初也問其情則漚麻之微也不勝訕庭之憤縱有語屋之舉而被打則無執捉之賊自縊則有髻髻之痕不可以疑似之跡勒成重案分比不喻腦後之痕不可柔軟命辰之供自歸誣罔則血杖血衣便沒下落亦不足執此為說是遣媼妻即所以孝養其親而今也不然不徒不順於其夫又從以辱及其舅則為其夫之心憤痛淋漓當如何哉縱使驗尚乘憤猛打因此致命猶當有原情之議况於杖毆之說初不真的者乎大抵毋論爛傷死被打死自縊死勒縊死金女之死既在於與其夫言詰之後則謂之由我死可也直歸之於故殺之科則恐非審克之論依道啓叅酌決處之意分付

安東朴紀元毆打李大孫致死

查狀跋辭內蓋此獄事雖無屍親之發告既有傳說之狼



藉雖無被打之證左既有私和之真贓則依法成獄在所  
不已故應問各人為先盤問取招是如李李大孫之中路  
致死巧在於與紀元暮夜同行之餘則大孫之死惟紀元  
可以當之分比除良做言勒婚之舉既是朴家之難堪處  
而背息起鬧之端又是大孫之可惡者則必欲除去以滅  
其口快手下打以洩其憤難保其必無是心固不可以無  
其者訂而謂之以必無是事是乎旆至若屍親所謂飢怯  
氣盡之招善賢所謂未見傷處之供或可乍破於被打與  
否而且以屍身之終朝露置於田畔者言之若或真箇打  
殺則投之水可也埋之地以滅其跡亦無所不可而何必

露置而不掩使人知之自速其償命之律是乙喻是似為  
紀元之或無所犯是乎乃其死也既在於數時頃則謂之  
以因病不成說而身邊既無可貨之物則謂之以被盜亦  
不可矣情跡之疑晦詞訂之抵牾不一而足事當即為行  
檢定執實目而第念發塚檢驗事關重大苟非詞訂明的  
無疑者則不可輕易舉論分比不喻無冤錄開檢條亦曰  
若為埋瘞已應朽敗及詞訂涉疑者理難開檢臨時善處  
亦為有則掘移一款實係十分審慎處而今此大孫之屍  
既以埋瘞經久則其在重獄體之道其發其否有斷不敢  
擅乙仍于干連各人為先一一盤問取招後并為捉因為



乎祿所謂邊姓段雖非士族婦女既是兩班家庭庶婦女則與常賤有異姑令保授於所居里緣由牒報事

毆打

興海私奴順才毆打私奴奉已致死難得屍身枉失元犯

順興私奴致乞毆打後先致死初既私和久瘞未檢

尚州韓月尚毆打張善奉致死行五墻間剽殺道上

慶州金巖外毆打金牙同金致死馬蹶人弱亦忝強弱

永川金海龍毆打金漢貴致死手執平民目以強盜

松禾李松年毆打吳命官致死元犯逃脫追現

信川崔特赤毆打勸農董尚致死目債始開歸病酌決

文化被打名不知女人致死元家王沒捉犯沒捉

延安申相孫毆打姜銀石致死失信手一棒



黃州韓德 毆打姜士云致死犯本逃蹤

金川李二春毆打金命喆致死悲憤奸嫂 較計未生

安岳張時明毆打韓昌圭致死虛藉需衣 實奪打牛

渭原李明重毆打趙丁化致死夜闌賭場 歸罪逃奴

義州金興雲拳毆李台史致死始志督債 未怒批頰

義州暹采江毆打李德太致死恥深窩租 關起設葱

義州崔聖個毆打韓再起致死奸妻火廟 根回已深

龜城崔守珍毆打崔能通致死夜闌戲場 推諉元犯

順安韓七伊毆打韓文玉致死遠族同開 替憤悍行

平壤韓世明毆打吳德龍致死元犯涉越 屍親挾詐

价川李正白毆打張德男致死訂傷俱的 病暈涉疑

寧遠林海星毆打金東春致死事係簽丁 目公答治

寧越朴未伶毆打朴大成致死雖不自首 實係復誓

才迪毆打 守大致死同氣激憤 通寡由殞

景基毆打 順必致死痕損多錯 首從莫示

應天毆打 致云致死打強弱差 病叅錯



興海私奴順才毆打私奴奉已致死

初檢結辭內此獄徑失元犯於發告之前艱得屍身於掩埋之後則憑信之道專在於闕閱時者訂檢驗後傷痕是乎林李德江夫妻招內雖無行兇器械之目觀而順才之手毆足踢奉已之昏倒庭中果為丁寧則明知其被打浪藉是乎林今以檢後傷處觀之面部腿膀等處缺傷色黑似是木石所觸而其中頂心最重至於合面脊背脊背青黑殆為完膚橫長圓濶就其尤甚處強論分寸而大體無非傷處也意者泥醉無氣者被曳仆地則順才亦於醉中搗踢之際以致內傷肝腑不多時殞斃是如乎奉已致命



似不出初七日夜間而運屍掩埋亦不出當日夜間是去  
乙初八日以喫粥還家之說漫應於德江之妻播糞注袂  
佯示無故之色而密通其各處娣妹相率逃躲者其所設  
詐極為兇穉今以看訂之招元犯之逃叅以屍身傷痕則  
毋論某撲行兇毆打的實故宗因毆以被打致死懸錄為  
字旆元犯毆多叢伶俐軍校四處出沒廉探譏捕為在果  
罪人容疤後錄牒報為去乎另飭諸鎮并力窺捕事分付  
何如是乎旆覆檢官延日縣監請來舉行緣由牒報事  
順興致乞毆打後先致死

初查結辭內大凡殺獄檢驗為主開棺追檢又有新式事  
當依例請檢具格論報是乎矣後先之葬已至十四年之  
久而大有異於新瘞之屍則掘檢一款在所當慎此則惟  
俟處分如何是乎旆以詞訂言之屍身傷痕已叢於致乞  
私人一乞之招行賂受標又不待看訂之招而致乞俱已  
自服則論以獄體可謂端緒畢露而第其鬪毆之狀未有  
的訂赴市之金石只鄭太一先歸賣酒路傍女人無路尋  
問是乎矣金石只太一之招終有漫漶之跡而不可不待  
用刑更加究問是乎旆以傷痕言之則腦腫之浮高既係  
必死之處衣袖之漬血是豈死後之痕其為被打致死幾  
乎十分無疑而致乞初既掩匿其斂屍末後漫漶其傷痕



毆打情節終不直告除非巖訊有難得情是乎玆巖回所  
納手標措語中待長成復讐之說實為不近事理雖曰愚  
蠢之小民豈肯以此書給俾作後考之資乎且其著署之  
跡二張各異順才所謂遺失追成者恐是實狀是乎玆至  
於巖回人理滅絕之罪有不勝枚舉初則利致乞之財而  
與之私和旋又作結項之狀而明其病死末又徵索四百  
兩之錢而不得充其意愆始乃乘憤告官此其意不在復  
父之讐乃欲逞渠之憾也世間安有如許窮兇之人乎此  
不待臚列自當有應被之律是乎玆致乞德秋段法不當  
使子訂父故取招一款不得舉行緣由牒報事

覆查結辭內殺獄虛實專係於檢驗而今此查事惟憑詞  
證尤合難慎但一乞致乞之至親不待一杖臚陳傷處面  
部乳傍俱涉要害是乎所當日騎牛醉戲真如致乞之招  
而已則巖回之因其父病忽地誣人要索錢財已乖事情  
致乞雖甚痛駭果無犯手則怯於虛喝浪費錢物尤不近  
理况玆兩張手記多年秘藏視若護身之鐵拳終為閱實  
之左契至若騎牛還墜面有塵痕之說莫掩一乞之直招  
陰售落傷之疑證獄未老而奸已生即此數段不待諸招  
而隱情畢露可作此獄之斷案是乎矣只其被打節次終  
無着證叅量臆決獄體未具是乎乃鄭太一之前後所供



不欲立隻語實寃遁奪牛直歸終非實情一番施罰可得其跡是乎所掘檢一節未經處分則固不敢遽以詞證懸定實因而叅以諸招幾無餘疑惟在叅商處分是乎於至若嚴回之當初私和歸咎繼母已不成說今番索錢渠亦自眼前後情節窮究絕悖大闕風化依律嚴繩斷不已緣由牒報事

尚州韓月尚毆打張善奉致死

判  
付內被告者被死者俱以獵雉之漢而初無悍鷲之意是如可忽曰墻間行乞竟至道上之剽殺屍帳痕傷極其浪藉仰面三十一處合面二十六處或青或黑或浮或堅硬

遍身殆無完膚是皆要害即死之界則雖欲百端抵賴烏可得乎月尚身乙始令依前同推

慶州金巖外毆打金牙同金致死

判  
付內決非馬嘯明是人毆正犯金巖外即鎮營健卒也致死牙同金是敗藍疫氓也原初起鬧始於牙同金所持馬匹之撞觸巖外所騎馬事也巖外因此發怒轉相爭鬪甚至以手曳之以石打之額角項頸及腮頰脊背等許多處傷損極其夥然愈除良且其長廣分寸亦皆闊大而叅以看證之報行究之跡明若觀火是如乎藉如渠言明是馬蹄所踢是良置此亦有大不然者牙同金死帳痕損遍



身殆無片隙完膚檢官所謂載下載人之馬蹄所踢豈及於額角耳根之後云者亦可謂覩破真境是也此獄者當觀彼強此弱及馬踢人毆之別是如乎將強又業及覆叅究之則致死根目非馬伊人兩漢手勢彼弱此弱此獄正犯非巖外而何然正犯招中與路上過去人有何嫌死云云若有所犯豈不逃避云云雖出粧撰之計或可為一分叅怨之端是乙喻此則道伯推官在馬如有起疑之端未頭自可論理登聞巖外身乙姑合依前同推

永川金海龍毆打金漢貴致死

判

付內鎮營校卒之假托詞捕貽弊場市之間致使無辜平

民橫罹賊名朝家嘗所稔聞是如乎觀於此獄益驗所聞之不爽矣海龍之手勢平民目以強盜徒執疑似之跡輕施縛拏之舉者究厥情狀萬萬痛惡况祿傷痕既在要害證援亦甚分明成獄償命無容更議海龍身乙依前同推期於取招

松禾李松年毆打吳命官致死

覆檢結辭內大凡檢驗之體實目則當觀傷之處緊慢元犯則只在叅證之指的謹按無冤錄曰要害致命處皮破肉綻此致命之傷致命之傷當速死之處不得過三日又曰他物打着其痕即斜長又凡行兇人若目棒杖行打多



判

身殆無片隙完膚檢官所謂載下載人之馬蹄所踢豈及於額角耳根之後云者亦可謂覷破真境是置浙此獄者當觀彼強此弱及馬踢人毆之別是如乎將此文業及覆叅究之則致死根目非馬伊人兩漢手勢彼強此弱此獄正犯非巖外而何然正犯招中與路上過去何嫌死云云若有所犯豈不逃避云云雖出粧撰之計或可為一分叅怨之端是乙喻此則道伯推官在馬如有起疑之端未頭自可論理登聞巖外身乙姑合依前同推

永川金海龍毆打金漢貴致死

付內鎮營校卒之假托詞捕貽弊場市之間致使無辜平

民橫罹賊名朝家嘗所稔聞是如乎觀於此獄益驗所聞之不爽矣海龍之手勢平民目以強盜徒執疑似之跡輕施縛拏之舉者究厥情狀萬萬痛惡况祿傷痕既在要害證援亦甚分明成獄償命無容更議海龍身乙依前同推期於取招

松禾李松年毆打吳命官致死

覆檢結辭內大凡檢驗之體實目則當觀傷之處緊慢元犯則只在叅證之指的謹按無冤錄曰要害致命處皮破肉綻此致命之傷致命之傷當速死之處不得過三日又曰他物打着其痕即斜長又凡行兇人若目棒杖行打多



先在實處今此被死人吳命官傷處既在頂心左右而其痕斜長又是實處要害而皮破肉綻則以此致命之傷實當速死之處故命官之死不出三日實曰段以被打致死懸錄為乎祿李松年自明之端只在於世同以烟竹打命官又曰吾若犯手豈可自來彼捉之說而烟竹落頭當穿當凹傷痕之若是濶大斷無是理分比不喻其被捉之由實以率妻之行為炭幕人所誘其來也非自來也死中求生之計何所不至以如此理外之說不足論也松年以棒舟打命官之狀即發於者斤老味目擊之招松年自言吾打命官之說又出於李百中耳聞之供百中者斤老味等

既是他官之人俱無恩怨於兩間且百中之於松年有義稱兄弟之誼則若在所護而乃以松年為元犯面質之際諸證人之言如出一口而松年則曾無一言指的以為發明是遣直以胡亂說左右狂嚷觀其舉止可知其所遁也蓋此三人俱是營驛之際破落之戶而松年則充悍悍勇喜侵奪喜擊縛為人睚眦久矣細察諸人之援據想見其時之景象詞證俱備器械自在則命官之被打於松年斷然無疑故元犯段以松年懸錄為乎祿金世同段松年既以命官之被傷稱以世同烟竹之所打則此是元犯之推諉有不容遽然徑釋是乎乙遣元犯李松年及其他干



證干連諸人等捧授松未將吏還因本官縣獄是乎旅行  
兇器仗段圖形尺量付呈上使後縣令自此還官緣由并  
以牒報為卧乎事

查官意見內此獄情節已悉於覆檢結尾是白在果吳命  
官偏左偏右被打之痕極其濶大皮肉拆開赤血淋漓極  
其慘酷不忍正視是乎所彼松年亦人也以同里伴行之  
人片言失言一棒打死身作如許之大變目擊如許之景  
象即當驚心悔恨縮首無辭而敢換烟竹之說肆然推諉  
於世一同頑忍不服苟逆時日分此除良其在囚之時渠  
之恒言曰與其殺一人而償命無寧多殺人而代死是如

判

為遣橫枷打觸旁若無人究其情狀尤為絕痛嚴刑取招  
依律處斬恐不可遲是白齊

付內松未縣殺獄罪人李松年獄事段渠以逋逃之卒肆  
行劫奪之習竟相起鬧轉成殺死而屍帳傷處又甚浪藉  
此獄償死無容更議然被打後觸寒往來為一分可疑之  
端乙仍于特令道伯更行查究是如乎道啓中若無松年  
之棒打則風寒所祟何從觸冒云者可謂實際語及覆理  
會不必復事起疑分此除良乎民則惟恐其生出囹圄行  
伴則不堪其誅求酒肉之說亦登於詞案渠之兇悍即此  
可知松年身乙依前訊推期於輸情



信川崔特赤毆打勸農業尚致死

覆檢結辭內今此私奴業尚致死緣由段被告之人終不自服被打之時初無見訂則似不可定以被打致死是乎矣觀其痕損論以法理傷處既為真的則無容犯人之自明死者既有自言則不必見訂之俱備今以檢驗時所見叅以無冤錄所載則拳手撞打痕損至重者紫黯微腫又曰凡他物打着其痕即斜長或橫長又曰手足傷皮雖傷而血不出者其傷痕有紫赤暈又曰若屍首左邊損即是亮身行右物毆打若在右前即非也今此業尚鼻頰間傷痕不長而圓有紫赤暈其中自黯微腫不在右前而在左

邊則此皆節節符合於無冤錄被人拳手撞打等諸条故實曰段以被打致死懸錄為乎乙遣特赤自明之招雖曰去十月初一日後更不逢見是乎乃業尚即勸農勸農之任每場必八邑而特赤自是邑居之人又有捧糴之端則一不相逢之說尤為無理是乎乙遣雖曰相親之間而以畧于債錢至奪食鼎則推其奪鼎之心何難於下手爭打乎屍親之招既曰特赤以手拳打眼傍打鼻傍是如是遣業尚未死之前自言被打特赤之說金守昌朴春三等招如出一口分比不喻雖以自明亦曰業尚未到渠家之時自言被打於甫音金父云而終不得一言下破者正為特



赤自服之荼也雖曰相親之誼為汗蒸而留置渠家是乎  
乃以常情揣之以近年人心渠若手犯之事則拘於茫然  
之相親留置重傷之人身自扶護至死不離者此必無之  
理也第鼻頰之間既非必死之地被傷之後亦有出入之  
事則似難直折以特赤為正犯是乎矣汗蒸初非傷痕之  
對劑分比不喻重傷之人被汗之餘風寒外襲毒氣內攻  
以至於纔出幕而殞命若無被打之端則豈有汗蒸之舉  
由於汗蒸之舉以至速死之境則是乎特赤之罪無所  
逃矣故元犯段以崔特赤懸錄為乎祿渠詎喙長三尺此  
獄正犯更無發明之端是去乙漫漶納招抵死不服平問

之下碎難直招是乎祿屍親金台史段老病昏耗前後招  
辭之顛錯固不足責是乎祿干連金時昌朴守大等別無  
可問之端日寒如此滯囚可憫而事係緊援不敢擅自為  
說是乎所正犯及干連諸罪人一併仍囚郡獄以待處分  
為乎祿縣令自此還官緣由并以牒報為卧乎事

查官意見內蓋此獄事崔特赤之毆打荼尚渠無所逃罪  
是乎乃觀其為人年近七十特以貧窮老殘之物非敢乘  
氣凌人者是遭荼尚之傷處在於左眼下鼻頰之間而考  
諸無冤錄不在於要害致命處分比不喻被打之後苦痛  
不甚而日應催糴之任汗蒸之際賸理方開而遽有脫袴



之崇則風寒外襲毒氣內發猝然殞身於蒸幕之中是乎  
所此等處正宜參互情法之間俾無幽明之寃乙仍于博  
考律典是乎則其添也由於舊傷之未復則大明律別目  
他死條雖不可直為援據是乎乃其死也實曰調攝之失  
宜則無寃錄將養不效條正合傍照是乎若此者直用  
償命之律則恐非聖王制法之本意是白齊

道跋內大凡殺獄償命法意甚嚴而欽恤之道必須十分  
審慎無一毫疑端然後方可以慰死者之寃狀有司之法  
矣今此崔特赤也拳打業尚傷處既頻著顯訂招不啻丁  
寧則正犯之誣以腫痕諱其手犯固不足以自脫是白乎

矣第鼻頰之間元非要害致命之處被打之後亦無委頓  
疾痛之事家眷里役勞動不憚大冬祈寒奔走如常則可  
知其所傷之不甚而及過七日毒氣始肆皮浮色青蔓及  
項乳者必是觸風添傷之崇是白去乙又不善攝馱牛遠  
去一日之內再度汗蒸膝理方開透脫重袴風寒外襲火  
熱相薄竟至氣塞致命於蒸幕之中者此亦理勢之固然  
是白乎所當初被傷雖曰由人未後添症實所自作此等  
處正宜參互其情法稱傳其輕重而法文所載亦有可援  
若謂舊傷之未復則雖難直擬於別目他死是白乎乙喻既  
緣調攝之失宜則亦可傍照於將養不效矣方當仁澤旁



洽幽枉畢伸之會苟有一條可疑之端則庶無求生不得  
之歎而若此獄者尤宜付之於惟輕之典乙仍于敢陳微  
見以俟處分是白齊

曹啓辭信川郡殺獄罪人崔特赤獄事段一番逢頰七日  
無故被傷而不甚大段董役而周行坊內其妻之招前後  
如一則可知當初被打之不為猛毒是白遣病人之處在  
蒸幕喫袴之歸傳渠家時昌之供丁寧無疑則亦見伊時  
就汗之已失調將分叱不喻眼下縱遭老拳之歐乳傍豈  
有浮氣之理救病雖出於畏怯致傷不在於要害道啓中  
舊傷未復雖難直擬於別日他死調將之失宜亦可傍照

判

於將養不效云者審理之體此等罪囚其在欽恤之道合  
有惟輕之典是白乎矣獄事至嚴人命且重臣曹不敢擅  
便上裁何如

付內信川郡殺獄罪人崔特赤獄事段此獄案判然有理  
會處而成獄三年訖未究竟既無執贓之跡又無立證之  
人當初嫌端雖緣食鼎之暫奪未後逢場至有酒杯之相  
勸則復豈有故殺之意是祿設使大段爭鬪喫他毒手猛  
拳是良置眷役非殘喘之所自力里任非病脚之所自強  
而及其處幕而取汗脫袴而觸風寒氣襲其外餘毒注其  
內則其矣致斃之由專係調將之失宜而遠外十數目前



與人相詰之事勒謂之曰業尚之死非病也被打死也安有如許獄體是祿屍親之招亦云周行坊曲有所觸風是如為有則特赤之尚今帶囚有乖欽恤之意加刑一次放送事

判  
付內教是置判付辭意奉審施行事閱是置有亦閱內辭緣相考上項罪人崔特赤處判付內辭意詳細曉諭加刑一次後放送牒報事

文化被打名不知女人致死

覆檢結辭內上項致死女人之遍身傷處或要害或不要害此則姑不暇勝言是遣額上之內綻骨露直犯顛門骨

腫之三處青赤按之堅硬者皆是當下致命之傷實目之為被打致死明白無疑故實目段被打致死懸錄為祿若無安光白之招則其所被打實未知於的出於何人亦未知的在於何處而雖曰男女之不分既見闕闕後見闕闕之所而血痕狼藉自其處從其小路顯有亂踏之痕委棄之物則女人之被打摠角後從此路入漸然無疑是遣安光白招內則日欲暮時望見路上闕闕是如為遣家主黃汗位招內則日欲落時厥男女入來是如則日欲暮時被打於其處日欲落時轉入於其家者事理固然兩言不差是遣黃汗位韓德輝之招厥女裹頭偃僂躡跚是如則被



打於其處不被打於此處亦可推知是乎祿黃汗位招內  
摠角漢謂以兩主是如則夫妻之間似無路上亂打之理  
抑或被於他人是乎矣若或被打於他人則同來其夫豈  
有忽無去處而厥妻獨死之理哉其所謂兩主之說必是  
粧模而摠角之為正犯斷然無疑是乎祿天下之事變無  
人情之奸偽難測則家主汗位或不能無疑是乎矣路上  
之鬪鬪額上之累束鬪鬪之日時入村之日時言言符合節  
節無差分比不喻摠角之同來衆所共見而忽無去處其  
女已死則向之疑汗位者洩然冰釋而摠角之為元犯明  
白無疑是乎矣其身不在難可執定上頂摠角容貌依汗

位德輝所告呈後開報為去乎分付五營多般葭捕教是  
乎祿者訂黃汗位金台史韓德輝安先白干連朴世貴切  
隣洪水萬黃同米黃辰世等仍因本縣獄以待處分為乎  
祿致死女人或是本道內人物是乎喻以其容貌及所着  
衣服所持物件列錄葭鬪於道內各邑或有如此人出他  
未還者是去等使之推去恐合事宜是乎等以致死女人  
容貌及衣服物件并以呈後開錄為乎祿郡守自此還官  
緣由牒報為卧乎事後罪人姓名不知摠角男子年可三  
十餘歲身長實中面黑編髮而短髯始生深黑所着木童  
赤古里木袴并色渝黑印致死女人年可三十七八歲許



面長鉄色唇短齒露身長女人之身中者不肥不瘦骨體  
脊背多有生前癩痕所着衣服段破縷緋名紬赤古里一  
件白木裳一件破木縷袴一件破木赤衫一件青染木腰  
帶一條破木襪一雙草鞋一雙所持物件段二幅付青染  
破木袱一件破木襪一雙木戰帶一件破布手中一端破  
青木四條兩甲青木條索一條布視襠一件印

近安申相孫毆打姜銀石致死

查官意見內蓋此獄情銀石之失意片言相孫之信手一  
棒致命於一夜之間真木匠杵之兇器自在行檢於三月  
之後而腦後如瓜之傷痕依然元犯之既逃旋捉天道昭

昭諸人之目擊口招詞證鑿：申相孫打死銀石更無可  
疑嚴刑得情依律處斬是白齊

道臣跋辭內大凡殺獄難掩者實目也難得者詞訂也實  
目雖明詞證不信則獄情有然起之端正犯容蔽明之喙  
在在皆然輒遲宛決是白乎矣今此申相孫行兇之舉即  
申卜孫朴厚田所共叅見而雖以卜孫至親之誼亦不得  
掩護是白如乎腦後痕損獨不腐於三月之屍目觀光景  
又吐實於兩人之口况其脫縛逃躲在渠尤為斷禁而恃  
頑抵賴尚稽償命情狀誠為兇校乙仍于申飭推官另加  
嚴訊期速取服是白齊



判

付內盛暑宛帳易致發變掘瘞行檢尤難準信分此除良  
掩土已過三月渾體無不腐爛藉使發變之痕指明有準  
信之證左尚且十分難信不宜遽然成獄是去乙况跡行  
凶器杖也屍帳傷處也檢狀實目也種之可恠可訝之端不  
一而足是如乎器杖即真木云而長為十三尺九寸大頭  
圓圍一尺許小頭圍圍三寸許是如為有置木之長廣既  
如是絕大則自非別般力壯之人尚患扛舉而使用分此  
不喻且考邑牒以筭杵擊打云而大抵杵之為物為便搗  
筭大者如臂小者如筭而此而長廣圍圍非椽木則柱木  
也元無彷彿於杵木之樣則不可以杵木言也由前由後

相左多端此器杖之可疑也開檢後執出者即腦後一庫  
之不腐微緊而橫長則不過數寸橫闊亦只是寸許以彼  
拱抱之全株如欲極力撞打則當下裂拆頂即致死其痕  
豈但止於分寸不腐微硬而已乎此傷處之可疑也時則  
五月念間也山上之後終日斫斫徒又多喫酒飯醉飽中  
喝是如可際與相孫鬪鬪顛仆則雖無手勢之猛毒必有  
仍因致命之理是去乙况跡路傍暴陽許久任置者乎藉  
令撞破致死實目之但曰被打致死者此實目之可疑也  
大抵私和緩獄雖無人理廉問成禁亦閱後斃人心常欲  
諱過訟理每患難平是如乎報營開檢事面不輕則傷處



之不現雖在可執不可執之間要之以執為定亦是易然  
之事是置今此判辭雖似過於審慎理亦有如此者御等  
更良論理出意見議處

黃州韓德老毆打姜士云致死

查官結辭內蓋此獄事死囚之直招少無持難洞長之救  
療似有所犯五孫之作證四寸希京之矛盾三招果如曹  
啓俱涉可疑故應問諸人等依開辭各別嚴刑多般究覈  
則文案之踈漏自底沕合傳聞之疑晦都歸卞破是如乎  
韓德老段聽言觀顏免頑悍毒與衆對質之際專事虛喝  
傍若無人方其語到爭卞至欲舉枷扑擊查庭之放肆如

此則鄉里之行惡可知其毒拳猛踢至於殺人無足恠矣  
致死人姜士云以坊主人之雇工憑藉前日推捉之官威  
但平時討索之舊習路逢德老堅執不捨則德老自以逃  
蹤急於躲避或抱項頸或執臂囊初非有心於殺人而士  
云則死矣兩檢時之直招在於衆人共觀之初故不敢全  
諱同推時之變辭在於其母教囑之後故忽地推諉而斗  
燬扶執之說元無來歷叔家往宿之招自歸落空則不可  
以當初之率爾自服反為疑端是乎祿金斗燬段以至庸  
極劣不卞菽麥之人孤寄他鄉四顧無親而隨行本里也  
洞長常為主人之使役故與士云平日往來顏面親熟則



士云諱其主家之見逐補以官令之差送是如可為人被  
打卧在路傍則其負去救療乃是常情之所固然是遣所  
謂海西洞長之任即與京中洞任之類係是若役人所厭  
避故見差此役者皆是眾所賤棄之人則斗熅與士云可  
謂地醜德齊不可以洞長之負去雇工致疑於其所干犯  
而自恟救療下手是乎祿韓五孫段選鄉虫蠢之民不知  
四寸之可貴而德老殺人之事有非一口之可下則只從  
聞見隨眾作證固不足責而况德老自己之所犯不能隱  
諱於檢驗之時則五孫以李親之情理豈可掩覆於嚴查  
之下乎是以依德老首實之稟告士云致死之狀不可以

同堂之立證致疑於有所隱情是乎祿朴希京段病死龔  
聵語無倫脊固不足輕重於獄情而前以為士云自言被  
打後以為士云不能言語者或以初時所見納招或以未  
後所見為言云者可見據直之狀似無歸詐之情亦不可  
以此致疑是乎祿其外諸人亦一如前招則別無可覈之  
端是如乎事情如右故茲以具由仰報為只為

金川李二春毆打金命喆致死

查官意見內此獄之始一則悲憤所激一則計較未生屍  
親初招曰朴春福號令仁植等曰汝可折脚殺之潛奸汝  
嫂之人如是歇打李哥亡矣由中之言信口而發彼此所



供要不出此此可見前後指揮皆出春福終始手犯專是  
二春也不然殺人償命立落未判則雖至愚之人豈可僥  
倖萬一挺身擔當乎二春吏族仁植稍黠既寤結案在前  
正法在後則獄老生奸死中求活互相指囑忽變前招同  
辭納供如出一口而二春變招節節窮遁分比不喻其在  
兩女或既身當或自目擊則元犯指告何等汲汲而必待  
三推之時過矣之後者獨何意也此不待明者而可知李  
二春之為此獄元犯斷然無疑按大明律曰姦所親獲登  
時殺死者勿論指其夫而言也在夫既曰勿論則其夫不  
在而夫之弟登時殺死者宜若可議是乎矣係是無於律

之事特令該曹稟處

安岳張時明毆打韓昌圭致死

曹議啓張時明與韓昌圭惹鬧相鬪之由不免疑晦似由  
於啓本剛節之時或有遺漏之言是白乎乃臆躬之紫黯  
骨節之折碎已著初覆之檢實為致命之崇是白如乎隨  
從之云碧籍曰畜脫而推諉發告之致與寧或有失於指  
認本推亂打渠雖發明手拳相毆亦未全諱則此獄正犯  
非時明而誰第其被逮之時時明之年已六十八矣設有  
膂力且甚強健此時單狎一身彼則父子二人云碧未招  
未之前以渠氣力先自結縛云者已涉可疑雖云碧已到



之後一身并縛其父子亦非容易之事則渠招中一身當他人父子何能獨自亂打云者不為無理此或為起疑之一端是白乎乙喻十年行陞八旬將滿而情法既無可恕獄體亦為至重則惟輕之典有難輕議是白齊付內安岳郡殺獄罪人張時明獄事段兩漢縛兩人雖似不容易無故平民一被牛賊之言則必欲昭雪姑且受縛者亦不是異事是遣屍帳中折骨處明是木推所傷分此不喻正犯之初檢時承款覆檢時變辭除良行媒窩衣等說之白地搆誣者究厥情狀節節完頑如此之囚不可以年老有所叅怨時明身乙依前同推期於輸情

渭原李明重毆打趙丁化致死

覆檢結辭內上項致死人趙丁化屍身府使依法詳細檢驗是乎則仰面頭顱上傷痕骨碎作孔右邊肩胛下傷紫黯堅硬合面肋下傷痕大如太葉血裏堅硬是乎所被打諸處俱係要害故叅以所見論以被傷則燈檠自是上輕下重之物故忙舉揮打之間燈火以滅則不辨被打之如何而怒憤未息以足亂踢內外受傷仍因致命斷無疑是乎矣踢痕無一皮破打痕則正於骨坵肉綻可以歸重乙仍于實目段以被打致死懸錄是在果大抵此獄既出於蕩子輩團聚投錢之餘則造意與行亮必有隨從之別



而者證是在私奴將乞便同明重之家奴是遣應問徐四奉亦是明重家傭役之人而其所行究出於明重是如一串納供可謂至公之緊證則明重之為正犯更無可論是乎矣渠無同往投錢事而伊日之夜釣魚次往于舊邑宋仁隆之家與仁隆同為釣魚是如則其審慎之道明嚴破疑而後可無一言蔽明之端故所謂宋仁隆捉未查問則同為釣魚新及伊日前後初無相着之事是去乙惟彼明重敢出死中求生之奸計誣罔納招是如為有卧乎所推此數款明重之行究尤為灼然是乎等以正犯段以李明显重懸錄是在果明重段諸人之招既如是符合則無隱輸

判  
款道理當然是去乙推諉於在逃之家奴壬乞者尤極巧惡分叱不喻覘探事機槩論常情則逃奴壬乞自官蔽捕搜捉而重明之父與兄全不動念於捉納視以等閑者必也明重之父夢齡以本郡豪鄉妄生溺愛隱惡之奸計陰囑壬乞故令逃躲敢生歸罪逃奴畜免其子之跡如見肺奸則獄體所在宜乎捉囚請刑而以父子至情百計千謀欲活其子固不是異事置而勿論為乎祿明重段平問之下難以取服各別嚴刑决施當律而行究燈檠畫畫上使罪人李明重及干連各人等并移囚本郡是白齊付内傷痕狼藉詞訂明白行究情節更無可疑而一味抵



賴尤涉兇頑是隱乃致死人趙丁化被打於永萬之房而致命於壬戌之房者此為可疑奸淫云云雖不足準信選土奴主之分本不嚴截締結同類構誣上典亦難保其必無壬戌之一向在逃尚未就捕致使元犯藉口者揆以獄體未免踈漏是如乎明重身乙良姑為傳刑嚴囚在逃是在壬戌身乙刻期跟捕嚴覈為究竟之意分付該道

義州金興雲拳毆李台史致死

初檢結辭內李台史屍身仰面左肋血瘡堅硬傷痕狼藉此是致命要害處則其所被打致命更無可疑是乎等以實目以被打致死懸錄為乎亦當初李台史氣窒顛仆房

中之狀既出者證李益萬李中必之招分叱不喻年少無病之女人昨日相閱今日致死則其為興雲處初打致死灼然無疑是去乙興雲毆生死中求生之計補以李台史自墮階砌氣窒致死是如為乎乃當其李台史執鬚打頰之時豈肯順受而不為犯手乎其所乘憤毆打明若觀火是遣又以為李台史自能行步往于方世元家是如為乎乃世元之招既如是丁寧則以此以彼渠萬無發明之端是乎等以金興雲段正犯懸錄是白齊

覆檢結辭內李台史屍身左肋上皮傷處分寸濶大浮高紫黯堅硬是乎等以實目段以被打致死懸錄為乎亦當



初金興雲同金丁化夫妻之督債隱避隣里經宿不還者其意專在於不為報債而丁化夫妻留宿其家催督滋甚辱言無比故興雲曰其子婦及其子之傳言抱憤還家互相爭詰先被李女之打腮則渠以窮峽頑悍之氓萬無順受之理及其相鬪毆打之時雖是壯男丁必有強弱之別而况女子乎李曰史重被興雲之毒拳先為仆地再被推擗面無人色氣窒不省之狀屍親金丁化丁寧目覩是去乙興雲敢生先制之計以李曰史打腮打鬢搗骨將死等說使其子隱於告訴於里中者自歸於欲巧反拙忿不喻以面質時諸招觀之李曰史昏倒房中之狀李益萬李中

必等丁寧目覩為言而興雲不敢質言乃以墮階自斃等語終始納招者尤見其兇悍以此以彼李女之死於興雲之手灼然無疑是乎等以金興雲以正犯懸錄是白齊道臣跋辭內此獄段左肋傷痕兩檢少無異同房中顏卧諸證如出一口自墮階砌之說已歸虛罔忽起步往之招又為落空分此不喻雖以事理推之錢貫零債本是至些之物而夫妻並督亦係難堪之境則始為起怒於無主而投宿終又激憤於執鬚而批頰不計死生恣意逞毒無論緊歇信手毆打竟致即地昏窒經宿致死則伊時光景亦有所想得於傷痕詞訂之外者不可以正犯粧撰之供持



判

疑於斬菜已成之後同金興雲依前同推期於得情事  
付內義州府殺獄罪人金興雲獄事段蓋此李女左肋之  
傷明是興雲右拳之毆顏卧之說既有立訂步往之招又  
為落空揆以獄體更無可疑所謂李女空中湧身自墮階  
砌云云明知其全出飾詐而女性多偏獄情無窮興雲房  
門之前果有何許階砌而方其自墮之時亦有別般者訂  
之人是隱喻人之死生亦大矣元犯之招雖出粧換按獄  
之體所貴詳盡此一款更令道臣嚴飭推官後同推時詳  
查報未後啓聞

道臣查跋內此獄段李呂史以女人而先犯男子至於打

判

頰而執鬚則可想亮悍至毒之性決無恐怯自墮之理盆  
不喻房前之階未滿二尺庭中之石不過一拳則設如渠  
言而使李女急墮而緊觸亦不足為致命之地且所謂叅  
者之人只見其顏卧房中負歸隣家事則渠之所引而為  
訂者又為落空矣較之階砌而階砌如彼其卑質諸者訂  
而者訂若是相左其一辭粧換百般推諉之計於是乎尤  
極綻露無餘同金興雲段更令嚴加刑訊期於得情事  
付內義州府殺獄罪人金興雲獄事段自墮之說自是死  
囚推諉之例套本不足憑信况階石圖刑亦非致命之地  
則李女之死非由於自墮尤甚明的實目也詞訂也無一分



依倚之端雖以舅甥之親亦不敢一辭容護則雖欲求生必死誠未如何矣興雲身乙依前訊推期於輸款

義州邊采江毆打李德太致死

道臣跋辭內此獄傷痕分明叅訂俱備渠亦無辭自服至於考覆是白乎矣臣取見屍帳所付行兇器械畱則所謂松株木其大如臂其長為數尺鋤亦為中鋤子是白置采江若果以此木與此鋤亂打德太真如屍親趙台叅訂白明大之招是白乎則屍帳中傷處豈有若是細小之理乎四庫傷處以其分寸論之謂被觸見傷於株末鋤子拔揮奪投之際則可也決非下手加刃之痕分比不喻雖以

四庫之要害與否言之是白置頓門與太陽穴則固可謂之要害處而今以頓門下二寸半太陽下一寸餘通謂之要害則真是賺連之太陽分界者是白置假令傷處稍近要害是白良置分寸既短形色又微其中耳垂下血浮硬最似深緊是白乎矣深廣二分之處傷處似無午後被傷申時致命之理是白遣初檢狀中口吐飯半匙許尚在口邊云者終涉殊常是白乎等以臣更將檢狀與無冤錄比勘是白乎則無冤錄中中暑死条云眼合舌糞門俱不出而檢狀中既有两眼合之文又無舌與糞門舉論之事則大略不可謂不相似是白有如乎今以事理推之則時當六



月望間之酷熱德太午飯纔飽旋出鋤役之際猝與米江  
一場大毆悶氣憤而厥暑氣扶食遂成猝中則不移時致  
死容有是理是白乎矣米江之自初不敢為發明計者特  
以德太致命既在犯手之後傷痕現露逃脫無路之故是  
白乎乃大抵獄情苟有從頭覈實之端則有不可以一時  
自服謂無可疑而不為之求生於必死之中是白如乎中  
暑一歎雖近臆料原未實目所執之傷痕與行兇器械多  
不相應且無要害重傷即時致死之處是白乎則其在欽  
恤之政宜有審理之道是白乎等以敢陳賤見以俟處分  
是白齊

曹議啓內今此獄案實曰真的看訂明白雖以元犯之巧  
隱始或托說於遠避間又變招於飲酒而猛毆之跡十日  
難掩公訂之緊一言莫辨竟為承款至於考覆今不必更  
費論說反滋疑惑前道臣之結辭雖出於仰體好生之德  
意或恐一夫之冤枉而以臣膚淺之識殊未見為十分之  
的確是白如乎推此株木與鋤子其形頗大而顛門下太  
陽下其傷甚小行兇之器械受打之痕指大不相合是如  
執以起疑是白乎矣松株則根大而稍細鋤刃則中廣而  
末尖何不言其大與廣而只言其細與尖是白乎喻今論  
傷處之分寸非謂下手而毆打則實未知其必然是白遣



况又兩處傷痕最為要害被打致命亦甚容易分此除良耳垂下血流浮硬若是緊重時按此明的根目豈可輕易濶畧是白乎祿母論傷於木傷於鋤謂以被觸於拔揮奪投之際是白乎乃其所以拔也奪也者正欲快意猛毆而然也以采江頑悍之性情毒方肆之際能慮其死生而不慮毒手自至抵觸而成傷是白乎乙喻原恕之言母或近於臆料是白乎祿假令所打不猛受傷不深有不足當日致死是白乎乃拳毆之說元犯自服足踢之狀屍親為訂時當酷熱極力闔闔鋤木之外又受拳足則神昏氣竭遂至即斃固是理勢之所不免何可強以歸之於中暑挾食

而遽議傳生乎若其無冤錄所云兩眼合一條雖載檢狀而舌與薰門初無所論捨其分明懸錄之實曰欲憑單舉不觀之眼合懸度為說於成案之後者有欠重獄體之道依前同推嚴訊取服斷不可已是白齊

判

付內義州府殺獄罪人邊采江獄事段蓄憤於竊租之恥起關於設芻之說即地行兇當日致命實曰明白詞訂俱備分此不喻奪鋤傷耳技木打頭既已一一承款於考覆之招而敢以飲毒之說忽地變辭十三年同推一向抵賴者究厥情狀尤極兇頑是如乎年前道啓論列亦未見其傷處器械之不相應細閱文案毫無可疑采江身乙姑令



依前同推

義州崔聖侗毆打韓再起致死

曹狀辭內蓋此崔聖侗獄事查官報語既甚明白道臣跋辭亦極端的聖侗雖以呈單叅會給藥運屍等事欲移正犯於相赫對質之則奸狀及露雖以田苗含嫌之說欲破宗秀之立訂而所謂田苗事在於康熙年間宗秀先祖之時到今逞憾云者自在落空奸妻火廟既是渠切齒之惡則逢場毆打不猛而何傷處俱在要害詞訂亦係分明設令相赫有所干犯兩人共毆當以下手重為正犯罪人崔聖侗段待用刑連加嚴訊期於得情為白乎祿崔相赫段

當初呈單而起鬧者相赫也未稍執足而助勢者相赫也有不可以尋常隨從論亦為待用刑嚴訊照勘為白乎祿崔益大段敢將不成之說驚動震聽又以難明之事指斥嫡母由前犯欺天之罪由後而昧諱親之義論其罪狀不可以為父訟寃年纔成童有所曲恕自本道另加懲勵為白乎祿趙明佑段再起焚廟之事目嫌倡言轉輾層激至於殺越之變者極涉痛駭亦依道臣狀請從重科之意一體分付何如

曹即議啓內以為聖侗與再起宥有深恐始疑其奸妻再疑其火廟至恨在心必欲一番甘心者久矣忽聞明佑之



倡說自為逞憾之奇貨暗啖相赫欲為呈官是如可見再  
起之裂破狀草蕩憤新怒一時交鼓毆之踢之極意下手  
想其氣勢即地不死者亦幸耳渠雖諉之相赫必欲掉脫  
而看訂崔宗秀之於聖個相赫均是姓族元無愛惡而乃  
以聖個亂踢明白質言則同聖個無似自明反以闕閱時  
相赫之執足助勢再起之徃死相赫家二件事作為藉口  
欲售移禍之計是乎矣積惡之根委有自目覩之詞訂見  
在則其所巧歸適足為反拙之歸藉使相赫有所加攻下  
手輕重之間自有首從之別償命律聖個自當難遁是如  
為白齊

曹議啓內以為韓再起之被殺以檢狀中實自言之極為  
明的而崔聖個崔相赫互相推諉必欲掉脫是白如乎聖  
個之於再起素蓄惡怨視若血讎雖在同閑多年隔面則  
可知其必欲甘心而至於相赫初無嫌憾於再起是白乎  
徐崔宗秀與聖個相赫均為同姓之族且是闕場之家主  
宜無彼此於其間而聖個之搗骨相赫之執足有所目擊  
至納口供詞訂之俱備於斯可見憤毒之氣既肆於手犯  
踢打之痕自符於屍帳聖個之為此獄元犯無容更議是  
白去乙意於自脫計在移禍乃以再起之死謂由於相赫  
而呈單里中者即是聖個之所指使分比不喻相赫之執



判

再起足者又不過為聖個助勢而已巧辭求活自歸反拙是白乎所若其奸妻火廟等事毋論虛實真偽之如何再起已死憑質無所豈可以死囚畜生之言遽爾取信分比除良雖或設有是事既不登時發告又過許多年數當付諸然疑點點之科矣聖個縱以此把作齷柄奚足以疑眩獄情乎營邑之啓首縱已辨聖個之當置償命在所不已是白齊

付內義州府殺獄罪人崔聖個獄事段邑報道啓殊極纖悉聖個之斷然為此獄元犯更無可疑蒙日本曹覆奏已經判付而適當審慎之日取見前後文案則其言愈出愈奇其計欲巧反拙雖以上言中一條言之其曰設或被打相赫可為元犯者即此一句語於渠便是斷案或云云疑之之辭也渠不敢直歸相赫於手犯之科而及夫本道行查之時又敢一辭推諉者誠極無狀分比不喻所可痛者渠以戰亡遺裔異於常賤之流而乃於父死未葬之日德惠相赫始馬洞單宗會結以拳毆足踢種之情節皆非哀麻人之之所忍為至於崔蓋大托以鳴其父之冤乃敢彰其母之惡筆之於書畧無忌憚傷倫賤義更無餘地童子何知皆渠指使本之外又添重罪此不可以尋常殺獄論聖個身乙另飭同推期於輸情



龜城崔守珣毆打崔能通致死

道臣跋辭內爭鬪既出於戲場毆殺又在於昏夜正犯之推諉易於為說干犯之諸人及歸者訂論以假情不無疑眩之端是白乎矣白召史其父來傳之供明有可據崔太主即地往通之招不能牢諱而白召史則為守珣毆打之意說聞於其父是如為白乎亦崔太主則以金同毆打之意即為往傳是如彼此面質竟未歸一而白召史之初不推問固是推官之失崔太主之令欲窮覈反有證子之嫌是白如乎金同他人也守珣至親也白召史之忽捨正犯之他人誣引不干之至親揆以常情似無是理愈不喻當初

往傳既在能通未死之前則急遽之際其父不為子隱容或無恠到今查實將為守珣必死之案則事定之後太主之推諉元犯其勢固然太主之招又曰全金同以其幸進之故備給百金之資俾作養獄之需是如為白卧乎所貨其父而證其子語不近理分此不喻假令真有是事是白良置孰為真賊頌其子寃足為分明之端是白去乙不此之為隱而不發潛自受用是白如可到今查庭語窘之時欲為藉口眩亂之計者究厥心術萬萬免狡不可以其父之強卞碎其子之元犯是白置崔守珣段依前同推期於得情恐未知何如是白乎乙喻令該曹稟處是白齊



判

付內龜城府殺獄罪人崔守珍獄事段闕閔殺死之變既在於昏黑之時元犯干連最難分曉在太主道理為守珍掩諱實非異事而初何心而直傳於其母後何故而移罪於他人是隱喻道啓所謂急遽之際不為子隱容或無恠事定之後推諉元犯其勢固然云者誠甚的確分此不喻太主者為人之父目見其子之陷於死地而抑獨何心忍咄他人之重財反誣屍親以受賂者亦見其獄老生奸全無忌憚是遣雖以白古史言之為子報讎之心願何間於金同及守珍而况金同則是隣兒也守珍則乃至親也捨却應死之隣兒挽引無罪之近親揆以常情寧有是理今

番更查之命實出於死中求生之義而叅互獄情似無可怒之端是如乎依令依前同推

順安韓七伊毆打韓文玉致死

曹議啓內以為實曰雖明詞訂雖備反覆叅究求覓生路以示哀矜決折之意實合重人命慮枉死之道是白乎矣至於韓七伊獄事段顛門下頭顱紫癢微硬背腫左右乳紫黯微硬此是要害必死處其外傷痕又不啻狼藉分此除良背腫膀腿被打之狀楊弘濟在傍目覩頭顱腦腫打傷之說韓七伊渠果自服此獄實目已為十分明的不待論說而自至究竟矣惟是賢囊所傷一味抵賴終不直陳



殊極危惇而眩瞠傷處既係死崇則醫囊勝腿雖屬之潤  
畧亦不害於慎獄之義依前嚴訊如法償命恐不可緩是  
白齊

平壤韓世明毆打吳德龍致死

判  
付內以獄體論則初檢官之以韓世明康從之并錄兩元  
犯者已是失格既行初覆檢之後道臣也不宜同推官而  
只令初檢官嚴訊者證及屍親者又是失格而毋論營邑  
其所以不拘常格者可見其兩元犯之間莫適決折是如  
乎人命至重殺獄甚嚴初不起疑則已既起疑之後則必  
須反覆窮詰到底嚴覈然後招出起疑之端方決償命之

案而所謂初檢官之舉行者不過金允景及韓古史之二  
次刑推而已其招與初覆檢招小無異則道臣之忽捨康  
從之而硬定韓世明以元犯誠所未曉是祿以獄情言之  
則韓世明乃他邑移接之孤貧者康從之乃本土世居之  
富饒者康中興康中三即其兄弟也金九明金允景又其  
隣里也主客貧富之不同彼此扶抑之判異者勢所固然  
是遣最初起鬧者乃康從之也韓世明也追到也從之兩  
兄中興中三既與之相關吳德龍金允京輩以同里之人  
亦效被髮纓冠之義惟彼從之之同居一籬之內而敢稱  
不見者非但語不近似亦且理所必無康中興初檢招中



忽以末弟從之之各居之故未及末到是如不問而自吐  
者可見其掩諱不得綻露無餘是遣殺獄取拓莫緊於者  
訂元犯決折係其一言乙仍于凡係者訂之類雖極愚蠢  
莫不遷就其辭模糊為說不欲顯然作復而金允京段自  
初至終挺身立訂直駢死地不遺餘力設心用意居然可  
見即此一款大是疑端分此不喻金允明官無事村無事  
之說韓呂史三日後發狀之舉吳斗成未問時韓呂史之  
默然無答者究其情節種々可疑是遣里正朴訥應手本  
內以為往問致死之由則韓呂史答云不知被打於誰某  
云者不啻明白而一夜之間遽變前說單舉韓世明發狀

者其間委折不問可知是如乎論以獄體既如彼叅以獄  
情又如此年前楊呂史上言中數条誣罔不過為愚迷所  
致而從之則終歸脫空世明則斷以正犯七年同推有足  
干和其在欽恤之道不可以獄成年久而一例拋置是如  
乎世明乙良姑為傳刑康從之韓呂史金允京等段依前  
還因嚴刑斯速得情狀聞

价川李正白毆打張德男致死

判  
付內殺獄傳生之規或曰傷處柔軟而實曰不明是去乃  
或以叅訂遠左而詞案不備是去乙論其跡則難貫究其  
情則可原是去乙有一於此則特以重人命之義皆有更



查或的放是如乎此獄則反復叅究無是數者胸膈三處傷痕俱是血瘡堅硬而實目不可謂不明也琴鄭尹劉等諸招亦皆差殊詞禁不可謂不備也宿憾未洩新忿交巨其所用意下手明若觀火則亦不可謂之情有可原也致死人德男素抱痼疾時當極熱而與之相關此顛彼仆之際為正白所極力揮斥於石磊之上而猶能買食真果轉向汗幕畢竟嘔血不止至於致命無或由於目病中暈是隱喻此實為疑之端更令道伯詳探事情仍又嚴問獄囚出意見論理狀聞後稟處

寧遠林海星毆打金東春致死

判

付內簽丁公役也逃軍重罪也其子之簽丁即逃情係可痛其父之代子受罪法所當然分此不喻指使十五歲童兇畧施十六度笞罰初未見欲殺之心則設令回答而死宜無償命之文是遣又况兩檢帳所錄笞痕本非要害速死處半夜脫身翌日致命觸冒死喘急死俱未可曉年前道啓之引續大典面里任笞杖殺人条請以酌輕重定罪者儘有所據是如乎當此審理之日合置惟輕之典海星身乙放送

寧越朴來隣毆打朴成大致死

判

付內不許復讎則率先王之制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



在昔先儒有言此獄茶近之是故道臣有原情之論司寇守執經之見予則以為兩得之矣槩元犯成大之於未隣可謂不反兵而讎也既我其老父又焚其先塋轉而至惡言相加當是時雖使未伶手刃而磔之似不抵於償命之科而渠父死後殆若冥頑不知動者及夫為日稍久打殺成大亦不登時告官則與周官所云書於士殺之無罪大有異焉是隱乃暫囚旋放蓋因臨死之托必殺乃已即是復讎之謀是遣致死之報纔傳而成大潛逃私和之說方行而未伶牢拒則成大之有所托未伶之有所待固不可言覩得是如乎似此罪囚特從寬典不害為援經參情罪

人朴來伶特為減死定配

才迪毆打 守太致死

道臣議啓內蓋此獄事兩檢實目俱甚明的被打致命固無可疑是白乎矣守太深夜突入恟逼寡女情極陰凶跡甚強盜在房之幼釋蒼黃啼號隔籬之族黨驚起全巢而才迪等三人以同氣同堂之親遭可驚可愕之變來到駭憤交激猝曳結縛不擇拳踢者不但事勢之所必至抑亦常情之所固然而其所致命在於告捉囚之後則又與即地擅殺有異分此除良才迪之為首二河之為從俱無的訂互相推諉但以死者之所指告者才迪而謂必不誣親



屬之最切近者才迪而謂必猛打是白乎乃當初守太之  
之被囚既曰才迪先發則雖或被打於他何必當對舉於  
才迪然則死者之言亦不足取信是白遣至若伊夜之光  
景雖是行路之人亦不非勝其憤惋豈必親總叔之為尤  
憤而猛打四寸之為差間而不打乎以此以彼才迪之為  
首二河之為從終未免硬定之歸是白如乎叅以情法既  
似有可原論其首從又若是難明則罪疑惟輕正謂此獄  
其在仰体欽恤之道有不敢不一聞惟族處分是白齊

景基毆打順必致死

道臣議啓內大抵成獄之法專以傷處為重而以言乎肥

肉則有堅而無柔以言乎長廣則有刺而無縮自是事理  
之當然是白去乙今此檢狀則腦腔之初檢微堅者覆檢  
而為柔軟三檢而至為堅硬脊背之初檢柔軟者覆檢而  
為微堅三檢而更為柔軟臍吐則或堅或柔於初覆之檢  
而三檢則不為舉論腎囊則堅硬微堅於初覆之檢而三  
檢則不言柔硬是白遣初檢傷處中盆骨之長為五寸者  
覆檢而為四寸三檢而為三寸二分脊背之初覆檢時長  
或四寸五分或五寸者三檢而更為四寸五分是白如乎  
驟而論之乃是檢驗之疎忽而反覆叅究則恐由於諸般  
傷處之不甚明的似柔似堅疑晦多端若長若短斟量不



得之致是白乎所蓋以事勢推之惟彼命鈺慘被隣漢之  
詎辱則以景基為侄之心固無恠其下手而亦安知不與  
命鈺扶執揮擲之際或觸於手勢或撲於地面已自有多  
小傷處是白乎祿且於死親招中有曰被打後赤血上吐  
下注云而考諸死帳終無口吻穀道中血痕懸錄之事此  
非可恠之甚乎叅訂之招雖曰丁寧是白乎乃揆以浙獄  
之體只當先之以實目次之以訂招今若以可疑之實目  
而置之浙無疑之地難信之訂招而歸諸必可信之科則  
終有欠於審克之義是白如乎慎必以七十之年盡力相  
關於夏畦烈暘之中則其所謂上吐下注者無乃真箇世

瀉之症而捏以合之於瘀血吐注之科是白乎喻叔侄并  
囚首從重下是白如可命鈺段畢竟為從既配旋宥景基  
段終歸正犯八年刑訊而可疑之端如右所陳當此欽恤  
之日恐合惟輕之典是白齊

應天毆打 致云致死

道臣議啓內蓋此傷處既在脊背要害之處則兩檢實目  
固無可疑是白乎矣第微堅二字異於堅硬之文行步百  
里有非將死之人分比不喻真為目下危急之刑則同行  
之妻似無落後之理是白遣及其行到箭川暑霍吐瀉之  
狀又是店占立訂之言是白如乎大抵應天則驛差也致



云則驛屬也既有彼此強弱之別而况其搜捉駭去之勢  
夫妻泣別之情一則絕於孰不曰應天之可殺而若論償  
命之法則必也死者之命決於犯者之手然後始可以此  
而償彼也其法甚嚴其義甚備有不可以彼則強而此則  
弱此可憤而彼可矜一毫扶抑於其間也明矣然則致云  
致命恐不無一分可疑之端蓋其始隱避於半半茂草之  
緒跋涉於七月老炎之天加以心內之煩悶重之腹中之  
虛乏有一於此間可以中暍分此不喻雖是尋常行路之  
人亦多乘飲渴死之患是白去等况其被迫作行之餘無  
暇飲冷者乎執此而論則似不可專歸於被打致命是白  
遣且念臂有諸處均是兩漢之所打則惟此脊背一痕曷  
卞誰手之所犯乎然則實目雖似明的而吐瀉為中暑之  
症正犯雖已完決而首從有相混之嘆是白乎等以第次  
論列以俟處分是白齊







